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登記號 006072
類號
類別 史部史評類
全書 函 四 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12126 v.1

唐史論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史論断三巻宋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許州孫甫之翰撰甫以刘昫唐書繁冗失体改用編年法着唐紀七十五巻後詔求其書留之禁中此則其論断也廬陵歐陽氏涑水司馬氏眉山蘇氏南豐曽氏交歎美之紹興中曽鋟版南劍洲端平間復鐫于東陽郡今則流傳寡矣釋其論議覈而不苛非若尹氏胡氏通鑑發明讀史管見之少可多恠也

秀水朱彝尊跋

國家圖書館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史論斷序

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
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甫之翰撰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体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為史者從而記之有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正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覩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為傳之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〻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為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襃貶代王者之賞罰時之為惡者衆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〻道也其間有善事者明其心迹而襃之使光輝於世此文所以為勸也是尚書春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為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戒勸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為法至司馬遷脩史記破編年體創為紀傳蓋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為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紀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濟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

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殁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馬遷以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体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君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為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体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爲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固不明人之善惡固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体非外春秋經目偶為記也遷之為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餗附遷而為之辭也或曰史之体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為乎答曰為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為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雖為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体正而文
簡也甫嘗有志於史竊慕古史体法欲為之因讀唐
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
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狠忌庸懦之君故
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回正觀功德之遠也
唐書繁冗遺略多失体諸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
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怪異猥俗無所不有治
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
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覌高祖至文宗
實錄叙事詳備差勝於他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
未之者褒貶不精也為史之体亦未之具不為編年
之体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
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為
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參
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為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
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它證者補之事之不
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
之体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
具体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可

全法尚書春秋之体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尚紀傳之体可矣不為書志則郊廟礼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答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体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事各有書存為史者難乎具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竢刪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其逮嘉祐尤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臥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粗成一家況才力不盛叙事不無疎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覧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因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無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為世鑒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史論斷目錄

召突厥兵
立建成為太子
殺劉世讓
殺劉文靜釋裴寂
復置十二軍
放宮人
即位改元
魏鄭公論治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與聞
責封倫舉賢
朝廷之制
任房杜
殺盧祖尚
魏公不避形迹
房杜相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處置降虜
封禪
貶權禹紀言利
以高昌為州縣
親征高麗
後宮不著名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在位改元
殺上官儀
追尊宗祖自称天皇

命李靖為僕射
命李靖討吐谷渾
魏公諫諍
立太子
劉洎賜死
降李勣疊州都督
命李勣為僕射同門下三品
降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乾封改元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李敬元統兵
不稱武后年名
張東之遂廢武后

卷中

景雲年
姚元崇相
酸棗尉袁楚客上疏
用李林甫平章事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
用王鉷聚斂

殺裴炎
狄仁傑荐張東之
韋后安樂公主弒帝
帝王細務
開元尊號
盧懷謹卒
張九齡乞斬禄山
冊忠王為太子
輔璆琳稱禄山無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光弼殺崔衆
賊陷睢陽害張巡
烏承恩為史思明所害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李峴降罰刑
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顏真卿降陝州
李寶臣復叛
李棲筠卒
開豐州零陽渠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陸贄論吐蕃
盧杞姦邪
李晟論張延賞
疑忌李晟
崔損卒

卷下

李絳料魏博事勢
用裴度相
李鄘辭平章事
注意相
裴度罷相
失河北
韋處厚乞相裴度
劉克明弒昭愍
貶杜元穎
辨朋黨
保全內臣
鄭覃言開成政事
不能制內臣
殺陳王
李德裕讓太尉
不能駕御李德裕
貶李德裕
無人君大体
令狐綯縱賊
用常保衡路巖相
鄭畋罷相
李克用乞誅朱全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全忠弒帝

唐史論斷上

高祖

召突厥兵

論曰義師之起本敢世亂若威德漸盛則四夷款附矣故周武興師致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衆助牧野之戰漢高平定天下亦有北貉燕人梟騎之助今唐師方起當以德義為勝何乃聽文靜一時之謀遠求助于突厥斯自小也財宝金帛皆民力所致當舉義之始許之夷狄可乎不盡賂之又自失信後突厥時其微功連歲入寇益由玆失策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全忠弒帝

唐史論斷上

高祖

召突厥兵

論曰義師之起本敢世亂若威德漸盛則四夷款附矣故周武興師致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衆助牧野之戰漢高平定天下亦有北貉燕人梟騎之助今唐師方起當以德義爲勝何乃聽文靜一時之謀遠求助于突厥斯自小也財宝金帛皆民力所致當舉義之始許之夷狄可乎不盡賂之又自失信後突厥時其微功連歲入寇益由玆失策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立建成為太子

論曰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繫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乎世固為常法若夫太公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况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于常法也唐有天下太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為人臣乎建成自舉義以來無一事可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常乱讓胡不虗其位待天命之歸况受禅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于立太子也善哉寧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殺劉文靜 釋裴寂

論曰恩與刑人主之大權也恩當其功刑當其罪則中外勸戒矣反是道何以服人心裴寂劉文靜俱以佐命為大臣文靜才略功名過寂遠甚高祖任情親寂而疎文靜文靜失律則除名及与寂有隙出怨言遂聽寂讒殺之寂當將相之任法而無謀屢為賊敗既入朝不加深罪幸矣頗待弥厚可乎施恩扵寂太優用刑扵文靜太暴二者無出於私非聖子功德之大人心去矣

殺劉世讓

論曰兵之用間為神妙者以其術之不可窺也高祖歷戰伐多矣用兵之事不可謂不曉刘世讓素有忠義之名既以知邊机使備突厥方制其要害功效甚明突厥使人入朝言世讓有異謀殊不知世讓既荷任用已有功効何故与突厥通謀況突厥入寇本以馬邑為便今得其地守之是阨其入寇之路也世讓經畫如是戎人反言與己國通謀其情固易察耳高祖不察而殺亡讓何昏暗之甚也

復置十二軍

論曰國之用武固常事不可一日解也中夏之廣外夷之衆雖太平之世黠悪者畏威服德而不敢動其心常幸國之有事起而為患爾則武備可一日懈乎況大亂初定人心未寧便欲為安逸之態而偃武事及突厥入寇乃謀遷都以避經世之略何其淺也頼秦王堅議不行謬策今復置十二軍以教諸府之兵中國之威自此盛矣

太宗

放宮人

論曰古之明王嬪御之數著於經典者可見也漢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宮及千數賢如魏桓者不肯出仕矣蓋人君廣置嬪御其損有三侈費甚也內寵多也怨女衆也侈費甚則困民力內寵多則競私謁怨女衆則傷和氣人君之德所損如是賢者以為雖諫止而不顧仕也況隋煬荒虐自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入關放離宮之人还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其後宮欲不荒恣得乎賴聖子承之立矯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天下聳動歌詠唐之盛德也

即位改元

論曰或問春秋書國君即位必於元年正月明新君踰年即位改元也此書即位踰年豈春秋之法乎答曰尚書記天子傳位改元之法舜則曰月正元日禹則曰正月朔旦春秋即位改元之法本於此聖人以舜禹之法為天下之至正也然顧命康王之語記成王崩康王既為天子乃釋冕反喪服蓋以先君不書所終之年天子即位不可一日而虛故於柩前即位明先君傳授之意不及行舜禹之法也但踰年稱君改元亦同其道矣以天子不待踰年即位則諸侯可知也春秋一國之史聖人修之遂見天下大法莫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舜禹至正也元年初即位說者引康誥之文為定以謂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書即位以表之此雖明不待踰年即位元年見新君之法不知聖人因而存舜禹之道也況魯侯即位雖稱元年必書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序下以見諸侯奉王制而即位也若夫修天子之史可不知書元年即位之法乎又後代事艱天子繼統必待踰年稱君勢有不便矣故當依實書之雖略变古法其曰以即位踰年改元亦所以法尚書定位春秋改元見新君之意也

魏鄭公論致治不難

論曰帝王興治之道在觀時而為之觀時在至明主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或曰孔子言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又言王者必世而後仁何謂也答曰孔子敘為邦者久之之辭也為邦若非聖哲或行仁政未能变通時事功業不速必中道而止故敎以久行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期月可也但後之為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弊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為駁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奸人之論力变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預聞

論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為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体補国事乃其志也能容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欲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関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覩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体豈不美乎況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国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剴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得其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責封倫不

論曰封倫真姦人太宗真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大臣之職薦達人材固非細事天下之大中外之任可容一日之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衆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未嘗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真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保位固寵常惧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掩己之名見己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此不樂進賢之情一也又姦人立私必人附己乃引之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道固不肯趨附姦人以謂不附己而引之則不知己之恩不知己之恩則不為己之黨此所以不樂進賢之情二也姦人無至公待人之心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為己之累此不樂進賢之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之人所之使慚懼無解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固有姦如封倫者世世不無人主能照其情而責之則公卿悚動賢者進矣

定朝廷之制

論曰太宗定天下之功固天授神武英才不待贊論

而赫赫於無窮矣其朝廷之制又如是宜乎正觀之治也夫定官之員不務多而務擇賢則不賢者安得用矣大臣議事使諫官御史史官並從而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非或書其過則大臣安敢不立議矣諸司長官正衙奏事使衆臣共聞之屬官不得奏本司外事非至公之事人不敢言則陰邪之事自絕矣疏賤之人言事者令門下司引奏又置立仗馬以備急事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內侍皆黃衣給事宮掖則姦人無所附而事權不假於人矣數者皆朝廷大法為人君者能遵行之雖未能及正觀之治朝廷必尊而天下可治也何哉官少而賢必擇之精也大臣不敢曲議必聽之明也諸司官無邪言必制之公也言事者無壅而人情盡達必來之詳也內侍不預事必制之嚴也數者非太宗英睿不能盡其道人君資性至此者鮮矣然設官少而務擇賢使諫官輩預聞大臣之議而救其失諸司奏事明陳於庭疏賤者言事無壅不任內侍以事必久其制而力行之雖不逮太宗之英睿朝廷豈不尊天下豈不治也

任用房杜

論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

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任專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失則事机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任人之術者也知房喬杜如晦之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已著功效陳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廣然慮小臣間言漸害於事公言之爾太宗不惑師合之言喬如晦荷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可以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以為法

殺盧祖尚

論曰人主據天下之勢不可一日失威令威令一失則下起慢上之漸々若不止則綱紀弛而權移於下何以操天下之利勢故曰人主不可一日失威令也然威令之行不可過中過中則暴々則人心離矣太宗之用威令誠得其術故內外之臣聞一令罔不靡然從之此無他聰明之性至公之心剛嚴之体御於內外也盧祖尚丁其時荷其任乃委曲思慮以身為計遂成驕慢之態宜乎獲罪矣然殺戮刑之極施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驕慢之罪此似過中人臣驕慢則殺之復有罪之極者何以加刑若祖尚之罪逐於遐裔而永棄之未至失威令也

魏公不事形迹

論曰人臣之任國事莫若知無不為一存形迹非公忠之道也且如有賢才滯於下或己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戚也以此避嫌而不舉又如臣下忤犯主怒枉為人　被刑戮將行竄逐其人或己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舊也以此避黨而不辯又如有姦惡之人將為國患其人或己之所不足者或權勢之所不足者以一避疑而不言凡此之類皆存形迹也人臣存形迹為身之謀爾非所以為國計也夫有賢未用国之失也殺逐無辜君之過也姦人將起時之患也為人臣者知国之失而不陳見君之過而不正觀時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形迹此罪不細故謂非公忠之道也溫彥博因魏公為人所譖遂言人臣須存形迹此不忠之言也賴魏公自陳太宗尋悟其事非君臣相信幾失大公之道

房杜相業

論曰或問房杜之相謀議施為不見赫赫之事而世

大賢之何也答曰宰相之功何必赫〻觀時事如何
耳房杜自秦府遇主講天下事固詳太宗即位遂命
作相付任之專不與他相同乃得盡心助治致時太
平以事明之其功可見宰相之任莫先乎正官職用
賢才若官得其才宰相總其大要庶事舉而天下治
矣正觀元年房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既少則
才可擇才可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舉況公於
取士各盡其才此房杜得佐主興治之要道也以至
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姦邪抑權倖各
有著法大槩如此不惟一時之治固足以垂憲於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其他軍國機務雖謀議不著每籌事太宗從之以
太宗之英睿專任二相而從其所籌其賢又可知也
即正觀時事之治二相之功可見矣或曰正觀四年
天下大治太宗惟稱魏公之力不及房杜何也答曰
正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專論王道封倫橫議
以沮之太宗不惑姦言力行王道及天下之治也嘉
賢人之論足以明道故稱魏公之力嫉小人之言惜
不能使之慚悔故恨封倫之不見其言自不及房杜
也然魏公議臣也房杜宰相也魏公論其治休房杜
助其施為尒後世賢房杜而不見其功者惟詳觀太

宗專任之意正觀時事之要可也

魏鄭公溫彥博論處置降虜

論曰安邊之術甚難哉以太宗之英明魏公之辯論豈不能察夷狄之情定安危之計何至納溫彥博曲議處虜内地仍擇酋長偹官京師慮之不審乃如是乎夷狄之態弱則伏人強則為患禮義不能移其性仁恩不能懷其心從古而然也頡利之敗其部落之降者豈慕德義而來正為逃死之計耳置之塞外分酋長以立之足示好生之德何過處置有差也蓋太宗以雄才大略平突厥亡之餘不能為患但以大度畜之至仁懷之夸大威德以示萬世故忽其事也不然彥博之議突厥餘衆若遣居河南綏懷德惠終無叛逆此固妄言豈能惑其聰明哉及數年有變始從降戎塞外乃悔今日之失也

命李靖為僕射

論曰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臣之心可無間矣況靖深入虜地方成大功安得容讒人之言且謂靖軍無綱紀致以虜中奇貨散於亂兵之手此不識事体之言也靖善用兵法令素慗以少精騎深入虜中無綱紀安能成功乎虜中奇貨若果有之散之兵衆止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宜突厥凌中國久矣一日平之張天威雪國耻安邉寧人非靖盡心兵衆盡力何以成此功且寶貨散之軍衆是上不奉君欲下足慰衆心故謂正得事宜但不知寶貨之有無尔太宗為君何至以竒寶為意猜疑賢將尚賴仁明之德不行重責靖之忠誠無所觖望不然君臣之間兩有大過矣及数月始悟其事命靖為相亦足光其功德宜罪讒人以戒於後世可也

封禪不著於經

論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為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礼故秦皇漢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数至天下多事蓋繁費生靈干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礼悪足以當天意哉况此礼不著於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廵守之礼耳帝王廵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礼足伸其欵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謂事天至誠掃地足以致敬何必登山封数尺之土此實至論

命李靖討吐谷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曰天子善任人而能至威柄則大臣不驕大臣不驕則中外自肅太宗以吐谷渾拒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靖為師討之靖功名之大為當世勳臣首方以老病居家聞其言亟見執政請行太子使大臣如是功名不逮於靖筋力未衰於靖者敢驕慢乎人臣不敢驕慢則各盡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闢權萬紀言利

論曰觀太宗罷萬紀言利真得天子之體天子為天下所尊非止威勢之重由仁德之高也仁德之本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3412127 v.2

大乎愛民愛民之要莫先於節用〻之有節天下貢賦之入歲有餘矣何至殫山澤之利以困人力乎然自三代之衰秦漢而下人君好利者多由所為侈大而用無節也天下貢賦之入不足以充其費姦人淂以言利矣人君傾所用不足必說其言而從之好利日甚人力必窮人力窮則危亂自至縱未至危亂天子言為令動為法以好利問於天下豈其体哉太宗斥言利之臣無他能自節用外謹制度絕權倖無過費耳正觀一朝其事可見初出宮人三千天下固已頌其仁愛及宮中欲修一殿則想秦始皇之過才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後体不耐熱公卿請营一閣以避繁暑亦念漢文罷露臺之意不從其請將幸東都勅須修乾陽殿給事中張元素極言隋室修乾陽劳民之事嘉其言立止出降長樂公主勅有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鄭公引故事言長公主尊於公主豈得以親爱厚資送於長公主上納其言遂不越礼其設官之制命宰相定其員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多得才能而無冗食其養兵之法畿内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惟元從禁軍三萬及府兵番上或出征者有所給外皆散之農畝而養焉其行賞之事功者厚賢者礼内無嬖人私其恩外無倖臣窃其澤天下歲入之物有餘用矣故薄賦斂厚風俗其道德與前代聖主並所為有天子之骵矣嗚呼為天子者皆可以至是可至是而不至者由所為侈大制度不立權倖不抑所致耳所為侈大物力固難以給若制度不立則庶事無節而冗費益甚權倖不抑則姦人競附而私恩益廣天子雖獨尚儉德亦何能省用太宗自節其用復能謹制度絶權倖所以不取山澤之利不困生民之力而財自豊為天子而得其体著仁德於無窮也

魏鄭公諫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乃愈高李翱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也正觀十年魏公三上疏乃諫諍之著者然不過諫修逸明任人平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為說未嘗深言君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高致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主威福了天下大事也君無大過能了大事真英主也但政有小失則諫之引前代治亂為戒使不至於甚此所以為忠也魏公事英主力贊治道已成太平之失見其小失尚孜孜諫諍以防其甚如事中常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魏公之諫必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為忠魏公之心後之為相者宜詳之

以高昌為州縣

論曰中夏之於四夷天分內外之地也故嗜好不同服用不類礼義不能化人情不可通地形險固自限其所帝王能以德服而威制之常使不為中夏患則上策也安可恃盛大之勢因夷狄拒命而伐之遂強有其地一強有其地不惟中夏之人苦戍守之勞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使諸戎謂中夏利其土壤各懷恐懼俟時乘隙合從為患矣以太宗威勢州縣高昌之地雖保無他覬公尚以為不可則帝王威勢之不逮太宗者慎無貪戎土以起大患也

立晉王為太子

論曰王者立太子以嫡以年以德固有常禮若嫡與年者或昏庸或過惡固不可不擇於諸子也擇之之法取衆望決己意則天下歸心矣太宗英主也斷大事未嘗有疑晚年牽愛不能定一子泰長而有過立晉王無疑何至投床自苦取決於無忌之言太子君之副社稷之本豈使一臣立之仍命拜謝賴太子良善人情可屬無忌終不擅其恩不如是必起亂階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親征高麗

論曰正觀中天下治平四夷賓服天子威德甚盛太宗練兵師尚功名其志甚銳以此不衰怠之意臨天不可預防患難求保太平之業也但因一遠夷之臣殺主害民復侵陵鄰國詔罷兵不聽然彼有罪豈須中國之事命一二將帥出師境上示征討救援之勢使畏威懷德足為天子能事何至決親征之計乎忠賢交諫莫非苦言李勣一議堅不可動遂舉中国救

萬之衆驅之異域輕其性命已似忍心況以萬乘之
尊與遠夷爭勝又自輕之甚雖平遼東數城破延壽
大軍何足益其威德若延壽納對盧之計危可測乎
此蓋太宗英雄自恃忽於深慮李勣順意生事遂成
誤計且初議伐遼褚遂良諫止其事太宗然之勣至
追述延陀犯邊聖策本欲追擊由魏徵苦諫致失事
機以此激之遂定親征之議及敗延壽之衆太宗下
馬謝天則危心可知矣詔從行軍人戰死者加勲級
賻殯地則中國士衆殯命於遠夷可知矣天子荷宗
廟社稷之重爲天下生靈之主一旦不因中國之事
履危難輕人命威德無損乎且李勣追咎魏徵諫
擊延陀事謂之失策如延陀犯邊太宗命將禦之大
破其衆矣示中國之威不追擊之亦未爲失高麗本
不敢犯邊何至親征乎勣順意生事無以逃其罪矣
房喬忍死上表懇諫伐遼賢哉

劉洎賜死

論曰刘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褚遂良之譖也然伐
遼之行太宗諭洎輔翼太子之意洎有誅大臣之對
時已責其疎健太宗至自遼東不豫洎謁見而深憂
之或言誅大臣事亦與前疎健之語何異傥爲遂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奏太宗疊前怨殺之迹其事狀近於是矣若洎止
憂聖体絶無他語又引馬周自明用對無洎不異大
宗何至偏信遂良遽誅大臣乎況洎有罪而周隱之
人安得正罪洎而不責周也蓋遂良後諫廢立皇后
事以忠直被讒姦人從而譖構之惟恐其無罪故刘
洎之子訴冤李義府助之賴樂彥瑋力辯其事遂良
譖洎之言當出於此矣又正觀實録本敬播所修號
為詳正後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愛憎改易舊文
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乎

後宮不著名

論曰帝王於後宮恩寵過厚非賢德者鮮不干預時
事著名於外蓋寵過厚則言易入言易入則事可動
後宮至可動帝王以事則姦邪附之著名於外又況
親族竊恩競為氣勢內寵至此小則破家之禍大則
為國之患必然之勢也太宗在位歲久後宮不無寵
嬖但外不聞何人耳惟徐充容以恩顧称絶不干預
外事復能諫爭君失則正觀宮闈之政可知矣後代
不能遵守神龍中上官昭容等招權於外廣植姦黨
天宝中楊貴妃專勢於時務强親屬国事既亂數婦
人及其家皆不免誅戮噫上世淳風既往人主之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天下所奉制度必如古簡朴或不能則宮室服用既過於古矣雖英明之君為外物所誘必有侈樂之意〻有侈樂於後宮豈無所嬖寵在人情未為大過也既嬖之居處服玩充其欲足矣何至容其私謁以國事使戚屬何之以作勢衆人附之以竊權氣燄既成必生禍患而後已則人君於後宮或有嬖寵能以正規為法不惟不使亂政亦所以安全之也

降李勣為疊州都督

論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此歷代君臣之常理也太宗用李勣有本有末其謀謨智力立功立事為大臣固宜然以其為不負李密尤信其心使輔太子正為此節勣雖高勳重望位尚書須中書門下事寵已至矣使輔太子敢不盡力乎何至無故譴逐使太子他日授以僕射且人受恩於父兄未有不厚其子弟者況天子以大位授人又寵信之豈於太子不盡力勣然勣忠義之士但風氣英豪非感激不能盡節一日無故逐之使不無怏〻太子雖授以僕射勣之機心豈不曉其利誘乎至廢立皇后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節亦太宗以利啟其心也

高宗

命李勣為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論曰唐宋魏晉而下歷代任宰相之制以僕射侍中中書令為上宰相故僕射二品侍中中書令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由李勣自尚書授詹事詹事卑於尚書藉其輔翼太子故授之同中書門下三品者得預聞國政此侍中中書令之任也今勣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改授僕射品已高而曰同三品故蘇冕會要駮其事曰李勣遷開府儀同三司又改僕射開府從一品僕射從二品今反同三品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乎杜佑通典曰同中書門下三品當以階卑官高令所給祿秩同品耳據此似非位署後同三品者止記初命率不以為位號也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論曰高宗即位數年奉先帝成法以臨天下頗得守文之体一日昏惑自恣不奉天戒雖前代荒乱之主少過之者天子之貴嬪御之衆何至私先帝才人使逞陰譎之計搆陷中宮為國大醜且高宗自晉邸升皇儲即位之年地震於晉文而不止是必天意以臨陰盛為戒也太宗臨終顧無忌遂良称好兒好婦是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事付託於大臣也武氏詭計初行方議廢立遂
良以死爭之是不負先帝付託也嗚呼先帝付託於
臨終天地示戒於連年大臣力爭於所議稍近中常
之主當知事理甚明不可不念況高宗幼為聖父教
訓正人輔導豈全不辨事理乎但內惑嬖者之計外
納姦人之言上不奉天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顧忠議
徇一時之欲以至於此亦知王皇后無辜而憫之及
為嬖者所賊亦卒不問此又孱懦之態甚矣使文武
之臣蕃秉之長共朝嬖者此又亂禮之甚前代未之
有也卒使嬖者擅人主之權害宗室殺大臣幾移宗
社稷高宗之過也然高宗之過雖姦党所贊亦由李
勣微言于志寧顧望所致再李勣荷先帝付託于志
寧任宰弼之重若稍助遂良及無忌韓瑗來濟之言
姦党豈能動乎是極諫高宗之過者遂良也成就高
宗之過者李勣志寧也故書曰右僕射河南郡公褚
遂良諫廢立皇后降潭州都督書其官爵明大臣之
任也諫廢立明廢者不當廢立者不當立也因諫而
降明無罪也遣勣志寧立皇后不書其官但名之明
勣志寧無大臣節賤之也書臨軒立后而不曰帝見
高宗無人君之体也

即位改元

論曰人君即位之年謂之元年元始也人君布政自此始故首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数継之終於一世此前古不易之法也至漢文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変古制孝武因事别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尚之唐武德正觀雖為年號亦終其身高宗不奉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矣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若以立太子之始得以改元不知天下事統於天子乎太子乎事不師古而至於此曰大臣昧於經義也

乾封改元

論曰太宗以功德平治天下其朝廷之事則賢才在位法度施設其生民之楽則刑罰幾措歳時屢攘其四夷之服則大者来臣小者安帖前古聖王之治何以加焉尚謂封禅盛德之事慮已所為未當天心終不行其礼高宗在位十餘年雖頼先帝遺德生民安業四夷不動奈朝廷之事姦人亂政忠賢竄戮天子廃殺臨朝聴斷則中官重簾威福不専於己此大亂已見有何功德可以告成盖狥后之欲擧希闊儀物誇耀天下耳登封之後歳饑民困日食彗見連年不

己豈非功德之薄妄告於天又千乘萬騎之行勞費
民力干動和氣所致與姦人預慮天時不順先引漢乾
封故事建為年號若以歲旱為乾封則民之飢困災
变頻仍是果天祐哉為天下者切戒於此勿輕議盛
德之事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后稱天后

論曰謚所以尊名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善名雖
多惟取一大善為稱不使名浮於實也歷代帝王謚
號或實或虛不能盡如古制然必以祔廟之始一二
字為定也唐高祖起義兵雖出太宗之謀然親平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正欲保位避禍也處俊當后擅權上下危逼之際
忠言確論力救其事義琰協心助為之言二公終保
大位不罹其禍如于志寧輩預廢立皇后之議顧望
不言乃保位避禍之意也然終不免譴黜一刺史而
歿但得畏懦不忠之名為世所罪又豈能保位避禍
乎然則事君者固不可自計利害也邪正在於所守
禍福繫於所值所守者節也不可不固所值者時也
此不可必惟能不失忠義天節則窮通死生賢矣

劉仁軌請李敬元統兵禦吐蕃王師覆敗

論曰王者能知人能駕馭臣下則不敢欺矣將相不

忌賢不私怨則國事濟矣李敬玄不練邊事與劉仁軌立異此廟堂之上恥所不能忌其賢而違其議也仁軌知李令非將帥才決請鎮守使之敗辱此恃其功名欺君以逞私怨也高宗不察李令公能統兵但徇仁軌意遣之尋致兵師敗衂自損國威此昧於知人之明失馭臣之術一舉而君臣之間俱不免過然仁軌之過大矣

中宗

裴炎請太后歸政太后殺之

論曰裴炎死雖由直議然其本末自取之也武后篡亂成就玉堂謚武宜矣太宗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後行王道致太平推誠人心幾致刑措綱紀號令與治古同謚文宜矣今高祖曰神堯不惟越禮適所以辱之高祖於堯之道安可擬議況稱曰神堯人必謂其名不稱既知不稱豈非辱之太宗加武興聖此不謂過但廟號久定而增其名又豈禮乎二后號神聖尤乖其實孟子曰大而化之〻謂聖〻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豈中宮之位可當其號此武后自欲尊大妄稱天后高宗遂稱天皇因追尊祖宗二后用掩其迹嗚呼天子徇后之欲僭大其稱瀆祖宗亂典禮此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宗之過也高宗之過亦由大臣有司不守經義逢君之惡所致爾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論曰處俊諫高宗不令武后攝政可謂社稷之臣也自上官儀被殺高宗為后所制奪其威權內外畏之無敢忤其意者高宗雖因目疾欲令攝政亦勢逼而然處俊不顧禍患懇諫其事至引魏文不許皇后臨朝為證是時處俊之心止知有社稷之計不知有身計也言既激切又得義琰為助雖昏主悍后又不能違夫人臣事君見大過而不敢言臨大節而不敢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奪之勢非一朝一夕為之方欲因事立威震懼攝中外然後行其所謀中宗即位之初過罷后父炎力爭之因有讓國之言蓋一時忿激之詞也炎諫於外武后制於內一孱主豈能有為何得因一時忿激之詞便謂不堪輔佐遽行廢立蓋炎自以忤意預憂禍及遂附武后為之謀爾殊不知后既能廢帝立少子天下之權皆出於己其勢至此事肯已乎况素有異謀也矣方區區諫正其過又請復政少子盜欲取人奇宝己預其謀既使得之乃以廉恥為責令歸其宝言得從乎言既不從禍可免乎故曰炎之死亦自取之

也夫為人臣者雖當盡力於事在擇主之正與不正爾主不正而盡力鮮有不罹其禍者蓋共事之時知其計畫所長用心所向得志之後必慮復與人謀則不利於己故有忌之之意矣興刘禕之程務挺輩相繼被戮皆自取之也

不稱武后年名

論曰武后僭竊位號唐史臣修實録撰国史者皆為立紀繫后事於帝王之年列偽国於有唐之史名体大亂史法大失矣後史臣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大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歳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合中宗紀每於歳首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其事改其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但名不失正礼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武后事於中宗紀中武后改年皆是妄作令起嗣聖總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它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正帝統而黜僭號也

狄仁傑薦張東之為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曰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任賢之術也武后臨朝僭竊二十餘年所用之人姦正相半蓋后俊智之性有過於人謂不用姦人無以成己欲不用賢人無以庇己過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乎故雖兇殘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當仁傑宗相國才謀之士不足於時尚孜孜訪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薦柬之立命作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豈非得任賢之術也一婦僭天下大號恣行虐尚以大權附得其人久不禍敗當為人君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憂患乎

廢武后

論曰舊唐史書武后傳位於中宗蓋史官諱其事也然桓彥範傳書武三思以武后為彥範等所廢常深憤怨又於武后實録書彥範請太后復辟卧不語事是廢之為實今迹其實事書柬之彥範等遂廢武后所以明大法也唐之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高宗傳受於祖宗及其崩也以子託后后擅威權乃逼奪其位僭竊大號恣行兇虐毒流內外踰二十年不道至此若終身無禍何以作戒於後況實廢之安可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若以中宗武后之子也彥範等奉子而廢世於事不順是不達其理春秋莊公元年三月夫人遜于齊此莊公之母也以悖亂之事去其氏貶之則春秋之法可見矣武氏奪嗣君之位変唐國號凶威虐法為害歲久安得無所貶也況書廢武氏者廢其僭竊之號纏大之權復后之位爾復后位所以奉祖宗之魏豈不順乎故用春秋之法為唐貶絕罪人且作戒於後也

韋后安樂公主進鴆帝

論曰中宗真天下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苟代人君如太甲者中人之性爾始以失道為大臣所廢遂能深思前過自新厥德暨復正位享國永年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之言為母所廢流離艱苦几十五年賴祖宗功德入人至深天下之心繫於後嗣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京師反正位昏庸之態又甚於前崇寵韋氏使預國政縱其姦惡一不為意忠臣諫而不納邪人進而得計賢者惟罪邪者受寵紀綱法度紛然無一條理是中宗歷憂患二十年未嘗省過也未嘗修己也人情邪正都不曉也世事美惡都不辨也昏昏然何等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爾故復位數年孱惑如故豈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歟卒至凶婦之女結邪謀而終由以至愚自貽其禍也

唐史論斷卷上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12128 v.3

唐史論斷中

睿宗

景雲年

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繼大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先君之年不終則後嗣急於為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無始則布政立事無以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惑矣典法如是之重人君復不謹其事歟睿宗於中宗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得不待踰年而改元蓋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今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景雲年者不可分中宗所終之一年為二又不可記
睿宗之始年謂之二年故变其例所以戒無礼而正
不典也

傳位皇太子使主細務

論曰睿宗以次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内外屬望之意
從長子辭讓之誠立為太子又以時多難上象示変
知行事不當天意遂傳位於子寔大公之心安宗社
之計也奈何為　妹所惑雖傳位而不授以政使太
子稱帝而主細務自称太上皇而断大事此体豈正
乎故養成一妹　悪致奸人党附從而逆誅賴太子
英果先事誅之不然内難可測乎蓋睿宗雖有大公
之心而明斷不至也惜哉

玄宗　相姚元崇

論曰天子任輔臣非知其忠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
輔臣荷天子之知非素蘊策畫通達時務盡節行之
何以稱大用明皇之用相姚元崇之事君得其道矣
初明皇以崇可相将召之張説輩譏言交結一不能
動遂以大柄付之崇荷其信任之意力救時弊行之
不疑數十年紛亂之政旬日而变紀綱法令卓然振
起非君臣相得之誠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為姚崇

則易為明皇則難自中宗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為韋庶人所制用姦貪去忠良官職無叙紀綱大亂重以太平暴横不改其悪中外人心思治甚切崇有才智固能覌時事之弊知変之之術一日當圖政順人心行之不難耳明皇居藩邸已憤時弊之甚即位之始鋭意求治任崇固宜但張説有輔翊舊勳素親倚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才過于説適在踈遠不任説而任崇此所以為難也嗚呼人主知踈遠之臣可用付以大柄推誠待之使尽其心以成開元治平之業後之人君固宜以此為用賢之法也

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論曰人主之惑讒言由不知其人為蔽耳高宗於許敬宗非不知其人也如敬宗修太宗實録移威鳳賦事高宗明知不足傳信修史尚高下其手他事固不可信矣鞫獄之際事外言所嫉之人其大罪豈得信乎況無忌親則元舅位則三公忠亮之誠許国甚至一姦人譖之不自臨問遂竄遐裔此非不知敬宗之誣謗無忌之非辜止欲快嬖者之意使元舅以勳德重望寃死遐徼不惟昏塞之過實不仁不孝之甚也

殺上官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曰易有君不密失臣之戒春秋有君漏言之譏聖人臣法使人君與臣下謀議不可輕脫漏露致罹其患故申於易著於春秋丁寧如是也況君秉怒自謀使臣預議一日推過於臣而殺之豈人君之道高宗立武后過惡甚矣后延邪人行厭勝決廢之固宜方與上官儀定議后遽自申訴茲以不密所致若便行廢黜后亦何所為及懼后怒言儀教我此乃婦人童子之態遂使姦人秉后之意搆皇太子大臣殺之士大夫無事被逐者甚衆后威权日盛養成簒奪之勢皆因高宗不君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論曰古天子之称曰皇曰帝王蓋稱其德也秦不顧德之所称但自務尊極故称皇帝然亦未有尊號也至漢哀帝始有聖刘太平之號此豈可為法乎高祖太宗各有功德俱無尊號高宗徇武后之意始稱天皇中宗從韋庶人之欲乃號應天二宗並為婦人所制綱紀號令不由於己其行事紛亂果合天理乎而稱曰天皇號曰應天是妄自尊大但取千萬世罪與笑耳明皇以賢継位祖宗善惡之事聞見固熟何故忘高祖太宗之実德襲高宗中宗之虗名蓋臣下諂

諫不守經義逢君之過而然也故所上表明言何必稽古此人臣不忠之言耳人君行事不可泥古之迹又不可不稽古之道泥古迹則失於通变之機不稽古道無以成大中之法況明皇英偉之主志氣雄俊臣下常以古道諷之尚慮越逸可得更言何必稽古以導其後心矣

酸棗縣尉袁楚客上疏諫娛樂

論曰開元二年明皇方勤政治用才傑百度具舉内外無事実有承平之風聽之政暇頗事娛樂以人之常情天子當承平之時稍自娛樂未為大過然〻之深計遠慮之士已憂之矣蓋人情大抵好逸憚劳志氣稍充目前無患鮮有不驕墮驕墮不已憂患遂至此事勢之常也況萬乘之貴為天下所奉又當内也外無事恃此自樂驕怠之志必從而生姦人窺其情益求美物作奇伎以奉之心悦意快以罷其人一罷之則姦人之情争奮其計矣姦人得計時政必壞日復一日亂亡自至此人君好逸樂之常勢也故楚客一窺明皇娛樂之意以太康失道不聽五弟所失禽荒色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之戒遂至失國秦稷公崇飾宮室由余譏其劳民能改其過乃興伯業之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疏言之以止矯逸之漸明皇雖容其言而娛樂不
改其意自以大功即位方任賢才致天下無事哉娛
樂何害哉所以忽其言不聽蓋明皇才俊性英豪向
在藩邸歷知民間事覩羣庶人之黨勢危社稷遂起
臣討之下能成大功茲乃感憤而為也及即位勵精政事
委信賢才命盡除前日之獘然英豪之性不能純入
於道見時無事乃以娛樂為意殊不知娛樂之浸久
志意漸昏姦邪乘間以進自致危乱也但明皇雄才
大畧雖娛務樂猶倚任正人以了國事德澤之廣入人
甚深故久而後致天宝之乱若夫中才之主不及明

皇才畧復不能任賢致天下無事如開元時稍縱娛
樂不待久而亂矣或曰人主當天下無事時不可自
樂乎曰天下之大政務之廣堯舜至治之世尚曰兢
兢業〻一日二日萬機戒慎若此後世之治望堯舜
遠矣一時無事淂不慎其微乎然人主聽斷之暇宴
樂以節游幸以時豈不樂乎況天下奉之意無不滿
何必從禽獸廣聲色使姦人淂以窺其欲耶後世必
法堯舜常保儉德恐有不能但或昏好於物不可使
有形或倦怠於事不可使有迹外或有恩倖之臣權
不可假內或有嬖寵之人言 不可或嗜好一形則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極新美之事曲奉其欲而有所希矣倦怠一露則邪臣陳安逸之趣迎尊其意而有所要矣假恩澤之權則黨附必衆而擅恩威矣惑嬖寵之言則私謁盛行而政令撓矣明皇存位既久四事皆不能慎故起天寶之亂然則天寶之亂原於楚客上疏之年矣

盧懷慎遺表薦宋璟盧從愿

論曰太宗嘗賜魏徵手詔言晉何曾不忠之罪蓋謂曾竊見武帝奢逸之心不能切諫但退有後言也觀懷慎與宋璟等所言頗似何曾之意然懷慎與曾言言同而意則異矣曾自以奢縱為時所譏見主之過而不言此正保位爾其與子孫竊言又欲取名於後世也懷慎清儉有節性復公正非懷固祿寵之人也其主方勤政治未有深過但以高識見其萌芽不聞切諫此亦可責能與璟等深言且力薦之是使諫正於後以此論之懷慎與曾言同而意異也夫大臣德望有素無保位懷祿之迹若觀主微過而不言又能薦賢者諫正於後尚可掩過如德望未著見主過而不言又不能力薦賢者使之諫正此懷祿固位之人雖竊一時富貴千載萬世識者視之當為罪人矣

用李林甫平章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曰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大臣所荐必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啚郎官源乾曜薄其才行不許郎官不可為則其人不賢衆所知矣反宇文融引之為党歷中丞侍郎無一善績可称雖為韓休所荐休之言亦未必能信於主但武妃力士内為之助遂至大用爾假如明皇以林甫是韓休所荐休有一時之名其言雖可信豈不思武妃力士己之嬖寵者也林甫為近臣能使嬖寵者為之言其人姦倿可知矣假如感嬖寵之言不辨其倿既相之後能議何事況不知學問有何所長任之也是

林甫凢百奏請但能希意旨以取恩寵耳況人臣奏請之事若有合於主意當攷其經世濟民理道明白始可無疑若事〻合於主意是明有所希而然也況本因嬖寵而用又奏請之事皆合己意帝王稍明理道者豈不復慮哉況明皇天資不為不明一日昏惑都無念慮遂使姦臣擅權終亂天下則嬖寵之為患也如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主生靈之命不淂賢輔何以興起治道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德有素才能累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寵之言而命之以迎意希旨而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下輕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靈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浸久內則起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貴妃勢以害忠良致其權力外則保任蕃將使專節制利其夷狄賤類無人相之路養成祿山之威則天寶之亂林甫致之也噫天子一聽嬖寵之言任姦人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寵之遂起大亂已惟播遷之禍民陷死亡之難後世人主得不戒之哉

張九齡請斬安祿山

論曰人君有忌心則賢者不能立事軍國之務至衆一人之智固不能了必籍賢者謀議也賢者謀議多出衆人之見非英睿求治之君往往不諒其心或以忤意厭之或以立異惡之姦邪希旨之臣撫疑似之事從而譖毀則人君忌之矣既忌之不惟謀議雜合且欲閒一時怒氣多方沮之雖理道明白亦不從也賢者為人君所忌如此欲立事得乎九齡以高才直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倦於政治厭聞讜言方且倚任李林甫姦臣謀議固無所合及奏祿山逆狀此先覺獨斷之論非常人可明其以將校敗衄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理況祿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本以勇銳可用今戰而敗衄則勇銳亦不過人不知以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功德可贖罪也是明皇特以九齡議論堅正多所違忤又聽姦言譖間久有忌心因不從其言而沮之也噫賢者忠於國而君忌之謀議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言在賢者無負於國矣但人主內倚姦言外養大惡遷播之辱歸咎何人哉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

論曰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姦人逐賢相戮直臣殺三子此國事大失人道幾喪也有何德化尚致天下訟獄希少曰國政善惡皆有後効明皇即位之初勵精政事得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徒繼為輔相盡心贊助故德化被於人間風俗既厚獄訟幾息及在位漸久怠於政治雖姦邪秉間而進尚有忠賢任事未至大害於政及罷免賢相專任姦人直臣言事遂遭殺戮三子無辜俱以譖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此因君之大過但惡在於內而未及於民前日為善之效流風未改故獄訟尚希也林甫自以專任經歲姦跡漸露取天下一善事掠之為功將以掩罪徐嶠輩小人得希其意妄托徵物用為靈異上以固主心下以愚民聽明皇惑其事從而賞之自此擅威权起大獄姦惡日甚無所不為天寶之乱乃為惡之效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君為相者勿以目前善迹便為己功當顧己之行事如何耳善惡之事未有不效者也

冊忠王為皇太子

論曰國之廢立太子可容易哉其立之也非嫡不可非長不可非賢不可開元初明皇立瑛為太子非嫡也非長也但以母善歌舞寵之遂立其子立之固容易耳然立之二十餘年名分久定雖不聞大善亦不聞有過人可容易廢之乎不惟廢之復殺之矣此雖武妃妖惑林甫賊計所致迹其本末亦由張說之過也明皇諸子皆非中宫所生可慎擇賢者立之可矣何必即位之初急立太子蓋方寵瑛母用悅其意耳立之歲久中外不聞其過人心有奉矣開元十七年忠王領河北元帥與百官相見張說退而言曰嘗观太宗寫真圖忠王奇表实類聖祖社稷之福也太子在上而說稱忠王奇表此之聖祖事果使乎蓋昭成方娠說侍讀東宫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命天故因事言之使衆知耳亦或有結王之意說事明皇不惟東宫之舊復賛先天監國之事情義至密非他相可比故任用以來言必從計必行观忠王之事豈無密謀潛議也若果以瑛之才不能任唐事忠王賢足以代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不定計退瑛於藩而立忠王使父子之際無大過何得容称忠王之善而無所定計計雖不定明皇意已移矣天子於太子有移意則嬖寵姦賊之言入之易耳以此論之豈非張說之過也不然二十五年張九齡以直被黜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惡直言林甫方肆其計誰後開口敢諆国事明皇於林甫之言無不聽納惟立壽王瑁事不聽而卒立忠王也然瑛之才遠不逮忠王無以辯之但以國有太子而說稱忠王之美又不贊定立子之計使處置得所終致明皇殺子之悪說無以逃其罪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用聚歛臣王鉄

論曰正观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銀坑事太宗悪其言利遂斥之不令立朝詳味當時致治之風堯舜何以加焉天子富有天下惟患德義之不充不患財用之不足正观中天子勤劳政治敦尚儉德非賢者不厚礼非功臣不寵賜內無嬖人專其恩外無姦臣竊其澤所用固有節所歛固不厚但慮人才未尽用生民未尽蘇意常不足耳天子務德又如此所以言利之臣不能洽也天宝之初天子厭倦萬機日恣佚遊內有嬖人擅其寵外有姦臣導其欲恩倖寖廣

用度日增常入之物不足以充其費必誅剝生民而後已此所以言利之臣必用於時也韋堅以漕運寵楊謹矜以積財進至王鉷任用則剝割極矣民以戍死邊追理伯諫詔恩給復而廣收脚費寃痛之声徧於天下鉷方以所聚之物謂之羨餘納於內庫以奉天子私費嗚呼天子之費豈有私乎且天子為生民主民勤力以奉之財賦之入固有常數入既有常用淂無節乎故行賞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施惠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今乃恣奢逸廣偏賜嬖寵之家競為僭侈权倖之輩各極其欲是明皇用聚斂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割肌膚槌骨髓以快姦人女子之心爾快姦人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欲天下不乱不可淂也王鉷聚斂極矣繼以楊国忠用事尤恣無名之取故明皇私費滋廣而內庫盈積季年之乱後資盜賊之用是明皇寵姦巧之臣窮生民之力始則奉私慾終乃為賊資也世之論治乱者多謂繫之時數今以太宗明皇之事驗之太宗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明皇用聚斂之臣而天下自乱然則治乱果繫於時數乎後之主者宜鑒於此

中官輔璆琳稱禄山不及

論曰人主信任中官無甚於明皇也祿山領三道兵權勢力至重又請蕃將以代舊將反計可知楊國忠以貴妃之親極公相之位明皇寵信言無不從及奏祿山逆狀流涕言之是必欲感悟主心也然明皇竟未知之信潛使璆琳往察其狀是信國忠之意未及於中官也其意曰國忠我之寵丞相也但祿山有功不無忌嫉則其言未必忠於我也璆琳日在左右我所親信委之以事必盡忠於我也以此待璆琳之意過於國忠及為璆琳所誤遂成大亂雖誅之何益後之人君信待中郎者可不慎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肅宗

李光弼斬御史崔衆

論曰將帥專閫外之事不行法不尚威固難以立功然行法尚威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一聽吾令盡力於事也若天子遣使於軍中有所違犯亦自戮之則置朝廷於何地況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為將帥者固當盡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尚慮威靈未張安得為強橫之態以輕朝廷即崔衆奉詔交兵驕慢將帥此固有罪奈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國法於時天子方倚注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

而行法則將帥尊朝廷威二事俱濟矣何至忿其無
礼遽行軍法朝廷召任其人堅拒王命至言宣勑則
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强横之甚矣且穰苴之
斬監軍以苴起卑下未為將士信服故請君之寵臣
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已有所忿
也光弼受將帥之任功效已著威名已高不待戮衆
而三軍信服矣况衆為御史奉朝命交兵又非監軍
之比以驕慢戮之是因忿而行法至有斬宰相之語
豈非强横之態也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强横自恣
此固跋扈者常事且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蓋暗於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体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於時平賊之功
高於諸將晚為讒人所間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强
之態也惜哉

賊陷睢陽害張巡

論曰宰相舉事繫天下之利害常盡大公心尚慮智
謀不周或至敗事况挾不平之事乎房琯之為相也
與賀蘭進明有私怨進明師河南既兼御史大夫是
假風憲之威以重其任琯又用許叔冀為都將亦兼
大夫均其官使不為下此宰秉不平之意舉事耳遂
以使睢陽危殆而進明不救忠賢數人為賊所害軍

民之害羅其荼毒或曰賀蘭進明好進之人廼遠功
名既高固有嫉之之意雖無許叔冀争權未必出兵
救援則睢陽陷賊是進明之罪不繫琯房之過也荅
曰進明先授攝御史大夫不滿其意遂極言排琯交
憾愈深此固好進之人及帥河南权任甚重琯或慮
其難制必用大將以分其权則當擇賢才任之使共
力国事奈何叔冀一校險人為都將復重其官與節
帥等是正使各尚氣勢不相下耳豈宰相大公之意
也不然進明雖好進於廼遠功名無不嫉忌當南霽
雲求救忠義憤發言詞哀切足以感激於人稍異木

石者必動心進明亦非全然亞狠不知情義者安得
絕無救意豈非有悼而然耶或曰韓愈作張巡傳後叙
止言進明嫉巡遠声威功績出己之上不肯出師不
言叔冀事荅曰愈叙張巡事以李翰所作傳尚有
遺落據汴徐聞老人言有所書爾老人傳當時事又
豈能窺進明之情況愈所書止曰遺事故不盡其本
末唐史高適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憾同援梁宋此
事尤足證明則房琯扶怨用人致睢陽陷没頗為得
實嗟夫琯以時名作相不能立大功輔大業已負肅
宗倚任之意又挾怨用人致敗国事則 琯之流落以

沒非不幸也後之為相者戒之

烏承恩為史思明所害

論曰李光弼謀史思明事何不度事機不顧國体之甚思明為祿山逆黨罪不容誅但能從耿仁智忠義之言以范陽一道歸於朝廷雖險詐之心未可全信已能斬安慶緒之黨表歸順之節天子命之節師封之王爵恩寵方厚未則復叛之迹何遽遣人圖之也若以叛逆之罪險詐之情必不可留亦須因威兵力足以制服其心赫然命將誅之示天下去惡之法何至方降國命之際乃遺人為之副介使潛結部曲圖之豈国体也況河北殘寇尚未平定叛逆之黨方觀國之恩信厚薄為向背之計明思既以歸順被寵隨而圖之使判者決其計此又豈事機也使思明復叛大亂兩河毒生民敗王師亟勢之盛數年始平由於失策矣噫光弼賢相將謀乃如是之失後之謀國事者得不深慮之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論用師不立統帥固鮮成功況內臣監事也慶緒反於東都亟勢之已去雖有衆之數萬尚據相州人心賊氣不同於前日一子儀一光弼討之沛然有餘力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必二師並命既以二師具元勲雖於相統故不立元帥雖失用帥之法别無維制猶可成功何至假魚朝恩觀軍容宣尉之名朝恩内臣天子所親信者也天子親信之臣而觀軍容上復宣慰是主一時之事也既主其事必有預謀畫作恩威取功名之意然子仪光弼以元勲自任必不曲從也諸鎮之將觀其勢肯不附託乎肯不畏避乎他將各自為謀子仪光弼盡力於事命令不能制於衆矣措置如是欲不敗不可得也故數月間不能平定殘寇九鎮之師卒潰而歸南河之民大罹其毒由茲措置之失也

李峴降蜀州刺史

論曰肅宗逐李峴不唯為内臣所制亦昏暗然也峴之名德為時信重作相未踰月讜論風采已能聳動中外及論毛若虛姦回致崔伯陽等無罪遣逐此固易明之事一縣慰補捉殺馬坊卒非凶暴之甚安敢行法李輔國言卒之冤伯陽等按覆之具得其狀獨若虛附會輔國不言其冤肅宗不信伯陽等公正之言但憑若虛姦奏豈非為輔所制既枉逐正人宰相辯之復以為累且對侍臣言峴專權逐之於遠郡獨為寃法是果不能辯曲直察枉正昏暗之甚也輔国一

閹人以讓從微勞罷用過分遂致強横撓亂国法公卿百官承附者衆覘既為相首論其狀輔国尋讓任用雖出愆意是亦知懼也一閹人強横天子不能制其姦悪不至於甚覘方盡心國事無所畏避肅宗以為專權而遂之養成輔国之勢卒至大悪噫肅宗中興之主也 以過寵内臣遂脊懵至此惜哉

代宗

僕固懐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論曰僕固懐恩留賊將之降者分帥河北以為己援此固不忠之罪然覘其情有所憚而為之也肅宗罷信内臣為將帥之患郭子儀討平大亂收復二京元勲厚德天下瞻望但不與魚朝恩相協為其譖閒遂罷兵権李光弼戰伐盡力動有奇功才謀忠勇冠於諸將亦為朝恩所撓致有敗衂懐恩前從子儀知其事矣後事光弼憚其嚴而不附遂与朝恩協議以敗其功又施其計矣以李郭之功不能固其權任況他帥乎又觀代宗即位之始程元振華用事於内甚於朝恩来瑱居將相之任一不從元振請託無罪而殺此懐恩所以不肯盡忠也若懐恩 止處賊平寵衰他無

所憚則其父子力戰不踰年平定劇賊一門之內死
王事者四十餘人此豈欲養賊乎何己平大盜而存
其餘孽是必有所憚而然爾人主任將帥使之盡忠
有常道矣駕御之術賞罰之典固不可失機會能不
容權倖之人間其忌沮其謀使內有所憚外無所撓
天下有事即當大任而無他憂天下無事則荷眷寵
而不衰替則盡忠者衆矣肅代皆寵內臣過厚待將
相不至使懷忌猜貳自為身謀狡計一生河北非天
子有矣

論曰君之逐臣也或自見其過或為人所言自見其
過必無忌心可矣為人所言尤當觀其狀察其情也
顏真卿立朝議論風節時無倫比元載作相方引用
私黨惡人之言遂請百官言事必先咨宰相而後上
聞真卿極論其事以謂蔽塞言路過於林甫國忠時
中外傳布稱真卿言為當故載深銜之因真卿攝祭
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遂誣以誹謗而逐之且祭
器不修衆所共見況繫有司之事言之豈為誹謗哉
代宗雖非英睿之主亦非昏庸真卿之賢理宜知之
載怨真卿之情理宜察之何不能辨其事而逐真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豈非以載方擅權不能違其意乎代宗行事素尚寬厚且容宰相擅權而逐賢臣則尚寬之為害也如此夫君之為國也必有駕馭大臣之術有主張賢人之力然後大臣不敢擅权賢人得以立事代宗不通是道故元載積悪眞卿不容於立朝大曆之政法度廢弛由此致也

李宝臣為馬承倩所辱復叛

論曰天子遣使方鎮所以礼將帥恩軍民察事機也非謹厚有識之人悪可充其任況方鎮承朝廷姑息養成跋扈之勢久矣一日有奉詔立功者遣使撫劳

天宝末為賊所據至宝應中始平之僕固懷恩奏賊將之降者李宝臣田承嗣輩分帥諸鎮遂擁強兵署置將吏擅其土地不貢不覲交相親結勢不可破凡十餘年間朝廷止以目前未叛為安不能制馭也大曆十年田承嗣叛會李宝臣與之有隙表請討之代宗遂命出師宝臣果能與李正己破承嗣之衆擒其將歸之京師是雖怨已深功效已著此天賜之機使唐統制河北也於是時朝廷當選賢明公勤之臣使劳其師恩其軍以厚礼安之正言諭之則前日桀黠

之心必尽忿今日已成之效必尽力乘勝破滅承嗣
魏博自歸朝廷命賢帥守之宝臣正己自以有功於
國各苟恩奬欲不效順不可得也苟復跋扈必有一
先動者别帥討之尤易為力豈非天使唐統制河北
之機耶今乃使中官劉清潭勞賜將士所至高會不
時進發故恩賞失時已沮三軍之氣矣又遣中官馬
承倩宣勞宝臣尤見貪恩之人不知廉耻不識事宜
宝臣遺之百縑承倩詬駡擲于道中宝臣慙愢復與承
嗣相結正己窺之亦不盡力於是玩養承嗣朝廷不能
制不数年河北叛乱遂成横流之勢則天子任使内
臣可不鑒哉

李栖筠卒

論曰天子擇宰相患不能知其人故所用或不賢々
者或不用代宗於元載知其不賢也於李栖筠知其
賢也知不賢而久用之知其賢而不大用何哉大曆
六年代宗察宰姦貪故任栖筠為御史大夫使制之
自是数年栖筠雖尽公忠之節而載姦貪日甚卒不
能制盖宰相任天下事御史大夫主風憲权固不侔
況載内結倖臣外植姦黨使栖筠並相守道寡援尚
慮未勝一風憲職誠難之也代宗既知其賢胡不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載而相栖筍何至使憂憤而終也必以載有內外之
助未易可罷則內外之黨能感人主始為之助代宗
知宰載姦人既已不感其党安能為助既不能助又
何憚而不罷也至十二年發罪誅之內援戮者外党
者遂又何難哉豈非稔載之惡族其極而去之也殊
不知稔其惡數年間亂國事害生民多矣蓋代宗優
柔雖察載之惡而斷之不蚤遂使姦臣大害於国賢
者憂憤而終惜哉

德宗　開陵陽渠城原州

論曰陽炎為宰相論內庫之弊使才賦一歸有司言
租之害定兩稅以便天下才力頗称其任矣及建議
浚零陽渠不從嚴郢之言以起民怨城原州不納段
秀實之計以致兵叛何其自敗功業也宰相之任固
當竭力以興事國事苟謀議未至安得不從人之善
況陵渠之事嚴引內園種稻之費以明之利害甚顯
何故不從其言也原州之議秀實俟農隙興功是將
安衆而立事又何故不納其計也不惟不從且仇其
人矣蓋炎自恃才力方恃大权不欲天下之人一違

其議故樹如威此殊不思宰相之議繫天下利害必
在於是爾未至於是有違之者安得不從也從於善
人稱賢矣已有賢名則何損才力何害大权乎柰至
公之道也炎雖有才而心不公故不能成就功業卒
為禍敗後之為相者戒之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論曰楊炎懷元載私恩仇刘晏而害之此固大罪正
名誅之宜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怨德宗殺炎又非公
法始炎譖晏言嘗託附獨孤妃欲立韓王德宗不察虛
實便以晏不利於己至遣使先殺晏後詔以忠州叛
罪之此君與相俱以殺害勳賢仍誤其罪相掩已過
是上欺於天下欺於人中外寃惜固不能已也炎懼
人言之多奏遣腹心使於四方言殺晏之事本由君
怒以解己罪德宗聞之又惡殺勳賢之事在己乃怒
炎有意誅之若下詔述已聽譖殺賢之過深自責雪
晏之枉優於贈典正炎之事肆諸市朝猶可戒已失
道明国常憲使姦者知惧憤者快心又擢用盧杞姦
惡蠱益甚於炎乃加炎他罪殺之此豈公也為君為相
逞私欲如是相欲無過禍君欲不危難哉

陸贄論吐蕃疾疫退軍

論曰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適足為患
此賢者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為大
患者彼荒遠貧苦之俗習争鬪賊殺之事一日引之
中国彼窺其利必當動心也且高祖初起義師得突
厥殺人百為助遂恃微功貪求不已後連歲入寇為
關中患近十年高祖至欲遷都避之肅宗以慶緒之
乱藉回紇助兵雖與將師同收都至許之害生民取
貨賄茲固中国之醜又歲許賂遺及以帝女下嫁僅
得一二年無事及遣兵助攻相州諸鎮軍潰回紇亦奔
此豈能必勝也代宗以朝義未平復藉回紇兵力雖
得數千人來助驕横兇悖元帥僚屬皆朝廷近臣多
所鞭撻而死所過剽刼尤甚於賊賴僕固懷恩盡力
始能同滅朝義代宗恩賞姑息無所不至曾未數及
年已入寇畿甸矣中国藉夷狄之力其患如此非特
古事為驗乃唐事実然德宗熟聞而親見也聞見而
不能鑒又欲藉吐蕃之力盖當賊泚之乱車駕播迁
難危之中復行誤計耳吐蕃桀黠甚於諸戎結贊好
謀尤多姦詐德宗雖遣使賂遺促其發兵已與賊泚
交通為觀変之計頼天佑唐祚使遘疾疫而退不然陸
贄所慮進兵畿郊不却不前外奉国事家内連兇逆

兩受賂遺且恣剽刼王師不得伐叛庶民不得保生賊雖耗亡我亦因竭其勢至此唐祚危矣則中國雖衰不可假夷狄明矣不幸有事惟推至誠任人以激忠義天下之大臣民之衆必能盡力於國苟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為大患也

盧杞姦邪

論曰李勉以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德宗不知所以為姦此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姦邪惑主固有其術其始未能辯也及以大罪貶竄德宗復念之此由性所合耳蓋德宗性忌盧杞性險人臣希主所忌之意而行其險計此固易合也當李懷光赴難奉天杞惧言己之罪故沮其朝見致懷光怨望以叛德悟其事已逐杞矣悟其事是辯其姦邪矣既辯而復念之蓋當危難則不敢狥己之私惧臣下不盡力於平賊也賊既平復歸京師又欲肆己所為顧朝廷之臣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故念之念必将用之豈非性有所合也賴忠賢力諫其事杞復早死不然杞必再用用則天下再乱矣人主性忌者宜戒之

李晟論張延賞過惡

論曰初德宗用延賞相旧史言李晟與延賞不協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其過故改授僕射初疑以為晟恃功協挾怨以沮延
賞及詳其本末晟忠於德宗非恃功挾怨也晟雖一
代元勲位崇官極常慕魏鄭公之為人思致君如貞
觀之治事有當言犯而無隱至德宗相延賞必欲大
用乃諭晟與之釋憾會劉元佐韓滉入朝以德宗意
劝晟表荐延賞晟不得已言之此又見晟不敢恃功
固拒主意為強臣之態也延賞既相為德宗寵待言
無不從齊映居相位雖無顯赫才業言事荐賢頗称
紙直延賞常與不足逐之遠郡怒晟不解以譏言罷
其兵权又忌柳渾忠直擠之罷相本嫉晟社稷大功

欲欲用刘元佐李抱真華权復河隴以高之遂建議
減官収俸料以助軍既罷晟兵权抱真華不平遂乱
邉又減官詔下衆言不便延賞復請量留員数以解
謗譏作相数月鋭意報寃舉事輕脱如此固非宰相
器則晟之表論其過豈非忠於德宗乎但德宗好姦
人必使延賞作相尚以早卒未能大害天下不然時
政乱矣或曰李晟言延賞不可大用於主誠忠矣然
将師方成大功領兵权進退宰相可乎荅曰将師賢
如晟名德為下信服如晟者見天子命相非其人言之
可矣不及晟者言之未免為強横也

疑忌李晟

論曰李晟自偏将至節度使謀無不成戰無不勝威名忠義為衆信服天子有将帥如此固可久任也况平大乱為一代元勲仁明之德忠直之節無賢不肖知之矣天子得不久任之乎德宗既委晟西圡之任吐蕃畏之収河隴制諸戎必矣遂因入寇揚言以間晟且曰召我来何不具牛酒晟等遣将出撃授以節制大破之以晟之元勲復有是功故稍有識者可辨吐蕃之情矣張延賞懐怨於晟承間讒之德宗遂惑罷晟兵权使奉朝請蓋德宗之性疑忌之甚也若夫止惑于延賞讒言何故貞元三年罷晟兵權是年延賞死至九年晟死其間七年吐蕃数為寇竟不任晟兵权但使奉朝請終身爲豈非忌晟之甚也晟之元勲令德時無与比尚疑不任他帥窺之肯尽力乎他帥不尽力不惟邉患不弭擄方鎮而復為跋扈計者往々有爲知天子踈忌賢臣少畏憚也聽讒忌賢其患如此後代觀之宜為深戒

宰相崔損便僻固位

論曰天子置宰相所以助治国事安社稷泰生民也德宗用宰相但說奉己爾崔損歴官清要無善可称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姦人裴延齡荐之遂用為相居位八年畧無能效惟
過為恭遜悪事便僻以中天子意德宗雖知衆謙不
容寵之終身焉是不求助国但悦奉己者明矣助国之
相非無其人德宗未嘗久用也如蕭復清潔守正才
識高遠論張鎰必禍言官者干政識盧杞奸邪莫非
深切姜公輔博學純正好論時事奏拘賊泚幾止其
乱柳渾方直慷慨敢言憂平凉之會為戎所詐辱如
其言陸贄善文辭譏事机奉天作詔使武夫感激使
懷光軍定李晟移軍致專力平賊之謀凡論天下事
無不淂其体要頋此數人者才能謀議咸有先覺至

忠之効誠助国之相也德宗用之不越一年俱以罷
免復加譴逐蓋忌其言直又為姦人所間也賢者既
逐小人任用故藩臣跋扈於外宦官專权於內法令
不整朝綱日紊但容容然務行姑息之政以苟目前
無事殊不知宗社辱矣生民病矣萬乗之体屈矣然人
主多悦恭遜便僻之人者以其循嘿不忤於己為退
静耳殊不知此類無才能無績效果退静何由淂至
左右也是必密為邪佞之計于進于時奸庸淂志者
以其附己趨向相合引而進之矣人主悦此類何不
思国之設官自宰相至百執事皆取其称職苟不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職但為恭遜便僻何補於事哉人主何不察人之本末而用之所用者有何才力立事有何勳勞濟物有何謀議助国有何風節著時由賢者所荐耶由权倖所引耶以事驗之賢不肖分矣若不驗以事但曰其人恭遜也人臣於天子豈有不恭之理但观所為何如苟以循嘿為恭此正不恭之大者蓋循嘿之人見君之過不言也見事之失不救也時之安常保其寵時之危不預其事奸人之意則曰我以不忤意得位君失道国不治我之寵不衰何必忤意而自令失位也庸人之意則曰我無才能君以循嘿而責我君失道國不治豈我能救哉姑嘿以固其寵爾此豈非不恭之大者乎忠賢則不然見君過必言見事失必救其意曰我之君豈下古之明王哉我贊助之必至於聖而後已君之聖則時安而民泰我居位無媿矣若不言其過不救其失陷君于不明則時不安而民不泰我竊位之罪人也故尽心于国知無不為其意如是豈非恭之大者乎人君以忤己反謂之不恭多疎棄之此不思之甚也雖然人臣固有美節可貴者如李靖在貞观中任僕射功名盛大恂〻退遜似不能言李鄘在元和中風績甚高自淮南帥召為宰相知倖臣所荐

竟辭不拜常澳在大中間任京兆尹才望甚著宣宗欲命判戶部澳嫉縉紳貪位敗敎堅辭其任此可謂之退靜矣若無才無功過事恭遜何足謂之退靜此正奸庸固寵之術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12129 v.4

唐史論斷下

憲宗

李絳料魏博事勢

論曰李絳料魏博事勢請憲宗不用兵遂収其地此真廟堂之謀與之同列者得不推其賢賛其謀以濟国事安可異設邪河北自天宝之亂陥賊廣德初雖平之尋為強臣所據傳付其家各為子孫業至元和中六十年矣德宗常以魏博叛逆遣將討之反致大乱憲宗又鎮定拒命出兵伐之卒不能平蓋三鎮相為勢援復結河南叛臣膠固其力不可卒破也及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安死懷諫一稚子領軍府事李吉甫利其幼弱建
議用兵以取魏博此固常人之見殊不知三鎮相結
正為子孫計一稚子雖可取奈它鎮救援何必又如
前日伐鎮州之失策也李絳獨以先覺之明論河北
諸鎮用部將之計令均節軍馬不偏任一將故力敵
权均為變不得又當主帥威权能制死命此策在賊
中固便今魏博之勢一童子帥不能領事必偏任一
將所任者权重衆心不服則六十年均任之計為賊
中患矣衆既起變必歸軍中一寬厚之人部將忽起
至兵权惧它鎮攻討非納疆土歸朝則存立不得此
此必然之勢也絳料千里未形之事如見憲宗英明
役之不兩月魏博軍中有変如絳所料部將田興以
六州版籍請命於朝是絳之筭如神真廟堂之謀也
初吉甫請用兵討伐絳料其勢堅止用兵當論形未
之事以平常之見尚可異議及田興請命事已効矣
猶請遣中使宣劳以觀其変待回日處置賴絳力事
不以憲宗頓有英断不待使回授田興節度之命使
諸鎮畏威知恩平定兩河自茲而始以絳之賢明忠
亮視吉甫為何人然吉甫亦忠智可称非庸常姦回
之人也但耻智畧不逮於絳故有横議以撓其謀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使内臣援助幾敗国事遂成姦回所為也大宰相謀謨係天下休戚已有不逮理當博采同列嘉謨固當賛助若宋璟與蘓許公同相明皇璟刪正多所裁斷蘓順其美奏對則為之助故璟得尽其才為開元賢相蘓亦獲美名於時若絳與吉甫权德輿同列絳吉甫列於憲宗前論事形于言也其諸理輿者亦不能為之發明故時論以循默貶之然則宰相之任能了国事之大事此固大才上也若智謀不至能從同列之議而賛助焉亦其次也若不能發明同列議論循默不言斯為下矣若吉甫撓絳正論而又與内臣相結幾敗國事雖有他節可觀此一事不得不為姦回也後之相者切戒之

用裴度相

論曰前以代來天子有興治平乱之志而或功不成事不立者明斷不足也以天子之尊有明斷之才何為而不可蓋當興治平乱之時必究事機詳利害任賢者去時弊數者之類君不獨計必謀之臣〻未必皆賢必有異同之論若辯之不至則惑〻則其事不行雖或不行一姦人沮之則半道而止矣此明斷不足之患也憲宗用裴度為相使平寇乱可謂明斷至

実憲宗以河北藩臣不奉朝廷命方有平定之志吴
元濟於河南近鎮擅襲父位且放兵肆劫命將討之
鎮鄆二賊同惡相援乞赦元濟之事憲宗不許但委
武元衡經畫其事又得裴度贊其大計鎮鄆二賊乘
兇忿恣行述計至遣其黨於都下害武衡元及傷裴
度中外惶駭日虞不測有獻計者請罷裴度官以安
賊心憲宗大怒曰若罷裴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綱何振
朕用裴度人一足以破賊此真英主之言也夫能知
裴度之賢足以破賊明之至也京師凶賊竊發殺害
宰相不撓用兵之計斷之至也宜乎不數年誅除宿
盜平定兩河畫復高祖太宗之上宗非明斷之才何
以至此夫用兵固難事加六十年叛奐之地朝廷恬
於姑息一日決計征討止由明斷遂果有功若軍国
之事不至於此之難者天子以明斷行之豈有不成
乎

李鄘辭平章事

論曰李鄘辭平章旧史謂鄘雖出入顯重數不以公輔
自許此記事者終不知賢人心迹也鄘初為李懷光
從事不顧凶逆勢燄而奮其忠義以郎官使徐州諭
叛兵禍福使之帖息任京兆著剛嚴之之名鄘之風

節如此元和初拜鳳翔節度使是鎮旧用武将有神策行營之称初受命必詣軍修謁鄘奏罷之其不付宦者有素矣及鎮淮南會吐突承璀監軍承璀方貴寵鄘亦剛嚴自處差相畏重未嘗相失承璀歸朝荐鄘憲宗用其言乃命作相鄘與承璀不相失者與天子貴寵臣共事不可下不可慢百事及礼而已我於礼彼亦不能驕彼不驕則不能撓我事矣鄘之意止於此豈欲其荐己哉君子進用於時不可失其正況宰相之任安可由宦者引用此所以懇用（辭）其任正與前不受神策行營之称同耳若謂鄘素不以公輔自許則凡任者非至儒之品誰不欲至貴位大者思行其道小者思濟其欲況鄘之賢已位方鎮何不自許為宰相也鄘恥為宦者所荐不顧宰相之貴以全名節史官不能發其事以戒世之姦邪卑猥附於权倖以進而不知恥者乃謂鄘素不以公輔自許其不知賢人之心迹甚矣

注意相

論曰古人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論夫天下安固注意於相天下危亦宜注於相也相得人則將自出矣今觀唐事大可驗德宗建中以兩河

乱銳意平定時得馬燧李抱真李晟輩數名將任之
竟不能平魏博淄青之亂反致大變者相不得人也
所相者盧杞無公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才雖有名
將功不克成也憲宗自即位有興復大業之志首得
杜黃裳陳安危之本啓其機斷得武元衡裴垍李絳
裴度謀議國事數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能選任將
帥平定寇亂累年叛逆之地得為王土四方之人再
見太平者相得人也則所謂天下亦當注意於相相
得人將自出矣非其驗歟或曰建中之間叛者李希
烈田悅朱滔皆劇賊非元和中劉闢李錡盧從史王

承宗吳元濟李師道之比也故馬燧輩不能平希烈
等數賊高崇文輩能平闢等數叛臣也此由賊之强
弱將之用力難易何繫於相之事焉答曰希烈等雖
據賊過於闢等然馬燧李抱真李晟之將亦過於高
崇文李光顏李愬之徒矣將才賊勢正兩相等前後
成功異者實係於相也建中元和之事雖以數舉今
舉一二顯者證之馬燧輩敗田悅於洹水悅奔魏州
城中敗卒無三二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竢降燧等
若乘勝進取覆田悅收魏博反掌間耳時河北據賊惟
悅悅既平李納勢孤望風自降况朱滔未叛等河北

既無事河南諸賊無黨援何能為哉但燧與抱真不和遷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滔等同等叛遂成橫流之勢蓋燧窺朝廷之事盧杞所為險薄專招怨讒必元公平之法故少所畏憚敢乘私忿之心不了国事也杜黃裳薦高崇文討刘闢崇文固盡心国事黃裳尚慮未果成功以其所憚者制之諭之曰若不用命當以刘澭代汝黃裳既薦名將復以能制之崇文不得不速於立功也裴度讀督戰淮西諸將聞之無不用命知度必能賞功罰罪也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皆係於相豈不重々乎然相之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此又見憲宗之明也憲宗之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政柄付之姦人果何如主哉元和之治建中之乱後之君天下者宜鑒之

裴度罷相位

論曰憲宗用數賢相故能平治天下然相中裴度功尤大惜乎以成大功遽為姦人所擠罷去相位何前日用度之明後罷度之昏也當淮西之乱鎮運連謀变起都城宰輔被害時不用度賊勢莫遏天下亂矣憲宗既以明斷用度々得盡其才經營国事故朝政日修国威日振平淮西服鎮州収淄青四方欣々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見平勢度之大功如是若久任之治可復也但憲宗以世難漸平有侈樂之態奸人皇甫鎛本以聚斂進用至為宰相度極陳鎛姦人惡之狀一不聽納鎛自知公議不容益以姦計固寵會內出陳朽庫物付度支鎛以善價貰之用給邊軍將士大怒焚其所賜度入言之鎛於人主前引足之指靴曰此乃內庫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〻直奴僕之態憲宗罷奴僕之人不顧忠臣之奏竟以鎛言罷度相位何昏暗如此蓋憲宗中知可上可下之主也當患難則能用忠良稍無事則必悅姦佞用忠良所以成也之事悅奸

佞又以濟己之欲故前之用度其明出中智之上惧患難之大也後日罷鎛其昏在中智之下見世事之平也又素寵內臣突吐承璀承璀方用事鎛以賂結之姦計日行度不得不罷也度既罷鎛得專養君欲自固恩寵勢憲宗方蕩然自得謂天下無事唯慮年壽之不長侈樂之不極鎛進方士以長生惑之宦官衆多日益親寵不數月為金丹所誤忿怒不常宦官遂起逆謀矣前日用賢能平天下後日罷奸不保其身以憲宗中智以上之主功業以成威福甚盛一日昏惑尚取大禍後之人主功業威福不逮者得不為戒

哉

穆宗

失河北

論曰長慶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穎輩庸才皆不足議迹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相至十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鎮無跋扈之臣時方活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奸人皇甫鏄為相遂度出鎮憲宗既逐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穎輩矣遂賢相任常才欲天下無事不可得耳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數當才相不二年河北復乱所謂天下安危皆係於相事豈不明乎或曰憲宗用裴度相雖平定兩河然鎮之受代在蕭俛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時幽之納土在元穎作之後二鎮雖復失之本亦由數相得之何關裴度事也答曰長慶初得幽鎮雖在植輩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兩河故國威大鎮振州覩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德棣貢愛子朝憂夕惧不敢保首領鎮既惧幽自懾伏矣致國威如是非度而誰植輩相穆宗得鎮得幽乘時得之耳有何施為乎亦由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尚不致天下獄訟稀少也況蕭俛段文昌建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銷兵先以失策則植葦常才可知矣蕪不止失幽冀
鎮魏博亦為賊臣所據矣若憲宗既平天下深念安
危之本不縱驕逸不任奸人使度久於其任位經制
国事以固本業穆宗雖中常之主頗大勲德為輔必
不致荒僻奸邪偉臣悍宰相剛正必不敢肆其所為
藩鎮懼宰相威畧必不敢跋扈若是天下豈有事乎
憲宗既以逐賢相穆宗為君僅及中智數常才相之
泉邪偉慼之朝政不修法度廢弛藩臣何憚而不亂
也長慶君臣之事不足議其本由憲宗失之也
敬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常處厚乞相裴度

論曰常處厚不頋李逢吉兇威而斥其黨不念裴度
旧隙而言其賢此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
當昭愍即位以童子方倚大臣大臣李逢吉兇人也
欺天子幼弱大植朋黨專報私怨有所貶逐者百僚
賀於中書以明快意其奸兇氣燄至此在朝之人孰
敢犯之處厚一侍臣孤直自立任郎官日常為裴度
因事貶官逢吉於度亦所深怨也處厚犯权臣之威
稱其所怨復不念己之隙力言其賢蓋以逢吉所為
乃兇狂之態我公直無過何畏彼哉度雖嘗逐我未

知我耳河北之乱非度不能平定當天子憂憤之時度方為逢吉所抑不得大用我近臣也安得以有隙而不言其賢哉是公忠之性人而萌之以至萌也夫公忠則專計國事而不為身謀至明則深辨事理之歸也處厚書是道宜乎位至宰相才業名德重於天下也

昭愍遇害

論曰昭愍年十六即位非上智之性不無童心然能納韋處厚忠言辨李逢吉奸党知裴度大賢而召之復相從李程之諫輟土木之役得李德裕奏令罷進繚綾聽裴度陳論止東都巡幸復數視朝勤於聽政以此观之本非荒時之主若忠賢久扵輔道亦庶幾漢昭之比也但為內臣惑乱扵荒僻而崩焉其事迹臣仇士良致仕戒其党曰今日為諸君言久遠計天子莫教閑閑則讀書讀書則近文臣重文臣則廣納規諫减玩好省遊幸知此則吾輩恩澤漸薄权力不重諸君常以毬獵声樂惑乱之遊幸之所極奢猪侈尽奇伎一處盛於一處如此則不暇讀書不親萬机不知外事吾輩恩澤永無疎闊觀士良之言則內臣奸巧惑乱人主之術尽見矣夫切業之君在位歲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憲宗者不能免内臣之惑況沖年之君即位之初
予雖忠賢輔道導於外閒數日一見率不過數刻接
對所言者多逆意之事奸巧内臣窮日夜惑亂所言
者多循欲之事在沖年之君中人之性何理勝之哉
既惑亂之又慮沖人之性喜怒無定或責罰之禍及
乃行弑逆之謀凡七年之閒弑逆再矣後之人主得
不凛凛乎

文宗

貶杜元穎

論曰杜元穎事憲宗為翰林學士穆宗即位自司勳
員外郎加中書舍人不周歲用為宰相時議詞臣進
用之速未有其比宜罄所學盡忠節以輔時治爲謀
議有失但竭心於學亦可見大臣報國之節何得畧
無能效著聞於時已負国矣及出鎮於蜀遇昭愍沖
年即位首進畧畫打毬衣五百事自後廣求珍異玩
好之具貢奉相繼用圖恩寵以至鑯息掊斂大取軍
民之怨不恤無識一至於此人臣已為將矣若守正
獲寵此固不至芋然於將相之位又何以加若守正
自固而為主所疎矣已必無過亦不為辱至於名

亦未必失何乃遇人君冲年專道耻侈欲以啚恩寵恩寵果深欲何為哉如李德裕在浙西昭愍凡有宣索再三論奏罷其貢献此以生民為意不奉君之侈欲也觀德裕之賢視頴元為何人蓋元頴窺憲宗晚年及穆宗長年即位多縱侈樂厚織人二長君尚若此昭愍童年尤當昬逸專以侈靡奉之殊不知窺時作事而不正者事極而禍變起矣使元頴誅斂民人專奉君欲未必不入登三事苟不登三事外不失方面之任内不失尚書僕射之位反以啚寵之故專務誅剥以取衆怨蠹賊黍隕大害一方坐是貶死遐商後之為相將者可不戒哉

辯朋黨

論曰人君惡臣下朋党者以其植私而背公欺聰明竊威福乱国政也所党為患如是誠不可不防然在辨之精耳辨之不精君子為小人所陷矣盖君子小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濟其功此同心于国事非朋党也以利合者思濟其欲此同心於私計乃朋党也二者混淆並進非明君曷易辨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為小人所勝必矣盖君子之徒見則銳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不

能曲防非意之事小人窺之惧君子行道則不便於
己耻疑似之跡謗之於君矣君子被謗又恥自便
辯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不然見利則詭計以
進巧其言曲其意復彌縫其隙用心無所不至勝於
人便於己險邪倿皆可為所以常勝於君子也君子
小人情狀如此非君子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
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舉直以唐之四事論
之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党君雖明為情所惑
則不能察小人之党辯君子之不党君雖明而弱雖
辨君子小人而不能制其党君明不足雖察其有党而
不能辨其情之輕重貞觀中蕭瑀謂房喬等數大臣
相党常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权有同膠漆陛下不細
請知但未反耳太宗謂瑀曰為人君者須駕取英才
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於此時房喬等同心
国事知無不為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躁復多猜惑
妄言喬等朋党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以
免責不惟不免其責且無以尽其才謀助成治平之
業矣此所謂君至明則不能誣人以朋党也元和末
裴度崔羣相同度以勛德羣以仁賢為天下瞻望及
皇甫鎛以天下聚斂進復結倖臣取相位中外大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非度羣累言鑄邪險之狀憲宗反疑度羣朋党罷鑄愈甚至謂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植朋党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謂朋党帝曰他人之言亦與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以度羣之大賢視鑄之邪党與鳶皇之於蝮虵人人可見而憲惑之蓋方務邪樂悪忠而喜佞也觀初用度羣之意非為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此所謂君雖明為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党辨君子之不党也昭愍即位其相李逢吉大植朋党明報録怨排裴度逐李紳欺君沖幼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所倖賴常處厚不顧凶險氣燄言度之大賢雪神之非韋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憫紳貶逐然不能誅逢吉之姦之党此所謂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党也今文宗辨德裕宗閔之党大悪之然觀二李之過似均而情之輕重則異矣宗閔華在先和中對賢良策深詆時病李吉甫作相怒其言薄其恩命故宗閔憾焉後宗閔得用排李德裕及其相與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閔及其相與者故交怨不解其過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論其事忠直有補於時所歷方鎮大著政效又裴度

常荐之作相為宗閔華所沮而罷遂領劍南雖因監軍王踐言入言維州事文宗吕以歸朝遂命作相本由功名用也及秉政羣邪不悅竟為奸人李訓鄭注所譖引宗閔未相絕無巧效著聞任侍郎日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及出其鎮也又由訓注復用此德裕之賢與宗閔不侔矣又德裕所裕者多才德之人幾於不党但强之性好勝所怨者不忘所興者必進以此不免朋党之累然此宗閔之奸則情輕也文宗但以其各有党嫉之不能辨其輕重之情明已不足矣又聽訓注所譖朝之善士多目為二李党而逐之此所謂君明不足雜察其朋党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也夫太宗之明為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為人君者當戒之昭愍之弱為人君者當勉之文宗之明不足為人君者當深思之深思之術尤在盡心焉且有人言於君曰某人朋党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當詰之曰朋党有何狀者何事若陳所欺之事害於國病於人畜於利其狀言者言者必曰相援以欺君也君又當詰之曰所欺明白此朋党無疑大之罪之小則疎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陳害人畜利之狀此乃誤人以朋党大則罪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小則疎之亦宜矣又或言者陳似是之狀未甚明白
君當審其人與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仇怨乎何人
以公議進何人以权倖用何以議論有補於国何人
才行有称於時復參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與
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如此臣下豈有朋党之
事或曰何以能如此荅曰在明與公或曰中智之主
性有所蔽明與公安得而盡也曰不聽在右偏言則
明矣不以說意親之不以忤意疎之則明矣

制内臣

論曰臣贈官非古典也然於此見旌善之事焉内臣
自武后称制始預事尚有未招权著名者明皇朝高
力士以权寵擅名李林甫楊國忠安禄山輩皆因之
取将相林等甫既致時乱力士貶死遐矣肅宗
朝李輔国以扈從微劳過受恩寵至專掌禁兵故輔
国脅迁明皇升黜将相恣横既極盗殺之於家矣肅
宗寵魚朝恩始命為观軍容使代宗寵之又加天下
观軍容使朝恩驕横既甚勢不可容遂使之自縊矣
代宗又寵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奸險擅权大為将
相之害代宗避狄陝州諸鎮兵赴援将帥惧元振誣

多不敢致至及柳伉極言其狀元振貶死荒徼吴德
宗寵實文場霍仙鳴命為神策中尉纖人裴均華附
之往〻外取方鎮内取要官文場仙鳴華权任即盛
内臣亦嫉之仙鳴被蓋以死文場甚懼堅乞致仕僅
免於禍憲宗寵吐突承璀至委鎮州征討之任卒無
功效尋以其党納賄事所連出為淮南監軍後復寵
任以妄議太子為穆宗誅死文宗寵王守澄奸悪既
甚竟至賜死自明皇以後内臣以罪誅死與貶者不
可勝紀但力士等八人以权力著名於時此内臣之
尤甚者然三誅死二貶死一為盜殺一毒死文場禍
至而避亦奸名不朽以此观之内臣取恩既盛鮮有
不羅禍者蓋受恩不知紀極恣其所為以至過悪之
甚也惟順宗朝俱文珍以剛直著称又有翊戴憲宗
之功位至右衛大將軍知内侍省事不聞驕暴之名
及其卒也贈開府儀同三司文宗朝馬存亮雖在中
尉不與王守澄同悪力止其奢屠害宋申錫家屬又
有保衛昭愍之功权寵既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
楊州大都督玆二人者生獲令名有光寵為善之効
也天子任内臣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悪之効示之無
使权寵之過不惟不害国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覃言開成政事

論曰鄭覃言開成政事元年二年好三年四年即漸不好頗得其實楊嗣復不顧事理但謂覃訑已要君求退意不容覃至有上累聖德之言此奸人計也開成初覃與李石同相賛文宗為治論議勤切文宗勵精亦甚聽納如內臣置敕令一通以時省覽敕長吏奉行不違怠及天下紫宸與宰相及諸司官論事各舉職以郭承嘏瑕任給事中有封駁之益不令外任湖南進羡餘錢令收貯以備水旱徐州税色害人悉使除罷正衙威進度支錢羡餘物求罷給邊軍衣賜不時黙授尉御家李石剛直之議沮內臣仇士良威勢不使撓权此元年二年之政事也至三年仇士良遣盜刺石文宗罷石政事使之出鎮朝廷待將相旧礼一皆寢罷以添士良之勢中書門下奏事各挾所見動成忿競無至公同心之称又奏改旧制不令僕射尚書等論朝廷事文宗取後宮之言議廢皇太子雖宰輔及憲官等論執得以不廢然太子尋薨於太陽院仇士良用軍中誣謗之事枉害五十餘家此三年四年之政事也以是觀之鄭覃之言豈非得实嗣復但恨覃沮己引用李宗閔之党遂秉此指為瑕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盡力排之覃與嗣復同相況居四輔之首既言政事一年不及一年亦自言其過嗣復不共謀国事求其失而更之但怏憤心以覃言為過及罷覃們當国政又何所施為哉不踰年禍敗蓋自取之也

不能制内臣

論曰文宗在位十五年好節儉尚仁惠納爭諫重儒術時與大臣論国事勤勤懇懇以致太平為忠茲可謂仁愛之主然資性優柔之内明斷之才求治雖切卒成孱弱之態足見人君之体明斷為大也若乏明斷雖勤政無過亦不免於孱弱矣文宗自即位惡内臣暴横有除去之意又以其黨方盛不能公然處之遂密論學士宋申錫與外臣謀之乃命申錫作相是重其叔使之立事也申錫方有謀王守澄窺之使本軍校誣申錫罪文宗不思倚任申錫本意至與大臣等久議不辨諫官懇論其事震怒斥之竟不出告者付外廷勘鞫雖賴衆議稍辨其狀申錫竟不免貶逐當時君出告者付外廷推究守澄雖臣惡詭迹顯露其党曷敢付之況馬存亮輩本不與之同心去之何難既去守澄其党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復驕也此机既失士良权力日盛士良嫉宰相李石剛正遣

溢圖之幾於致害中外皆知士良所為文宗若法憲宗用裴度意益厚石且推變起之端正士良典刑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出死力救之自取刑戮二事俱失臣內氣勢愈盛天子垂涕而不能制矣後之人君切鑒之

武宗

殺陳王安王

論曰武宗殺陳王安王又欲殺李珏等不惟褊狠之過乃不思呂後代之乱也文宗繼昭愍即位俛節無子以陳王昭愍之子立為儲貳李珏之議得其正矣及文宗大漸仇士良矯詔立武宗武宗文宗之弟於次序不若陳王之正然既即位陳王李珏何罪乃聽士良之譖秉褊狠之性也已殺陳王矣又欲殺珏雖輔相懇救其事然竟逐之是使大臣當立儲貳之際不得正議也議者獲罪則後之大臣當国嗣之議不敢忠言矣臣不敢忠言則天子之子必長年而大賢可無他慮若幼而未有賢名或無子孰敢正議其立者大臣不敢正議国嗣何時而定爭奪患起何所不至然必事狀明白中外所知乃可罪之以戒後之挾私而議国事者如事狀曖昧寧知非譖又安可罪之

哉

李德裕讓太尉

論曰李德裕自穆宗至文宗朝歷内外戝任奏議忠
直政績彰顯當輔相之任然為邪倿所排不克就功
業及相武宗英主始盡其才回鶻在邉先請待以恳
好及其侵軼乃授刘沔石雄成筭使之平蕩得中国
大体上党拒命衆朝惧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
勢奏遣使魏鎮先破聲援之謀且委征討之任魏師
遷延其役使王宰領師直趋磁州擾魏之右魏師惧
全軍以出又以王宰必有頓望令刘沔領軍直抵萬
善示代宰相之勢宰即時進兵太原之乱楊弁結中
使張皇其事德裕拆中使奸言使王逢將陳許易定
兵進討太原兵戍於外者惧客軍攻城弁屠其家經
歸擒弁盡誅叛卒此皆獨任其策不與諸將同謀大
得制御將帥用兵必勝之術上党既平大尉之命賞
其功也德裕懇辭而後受者惧位高而禍至耳既知
其禍何不益修其仁德以保功名反益刚強之性取
怨於人竟為奸邪所陷是知禍而不知避也夫得位
而立大功名人之所难也保其功名人之所易也立
功名非天賦大才不能保功名平其心無怨忌足矣

德裕能其難者不能其易者惜哉

不能駕馭李德裕

論曰人君於大臣得委任之道又得駕馭之術則大臣得盡心於事以成勳業而推公於人不敢竊威福矣二者一不失惟太宗得之貞觀中陳思合上援士論意間房杜則立行竄逐蕭瑀奏中書門下朋党則折其妄言竟黜於外可謂能委任矣盛中書門下議事必命諫官御史史官隨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過或書其非李靖以老疾家居欲使復為將一言於朝靖已起而統兵可謂能駕御矣使大臣各成功名不敢驕橫其道其術如此武宗用李德裕頗得委任之道故德裕盡其才謀獨當国事時之威令大振者委任之至也但武宗性雄毅觀前朝法令不行紀剛衰替將大振威令知德裕才首命作相德裕謀畧動合其意故專任之委任既权勢自重权勢既重天子始不悅之則怨者得窺其隙而攻之矣彼勢已重而怨者攻之肯怗怗乎必至於禍而後已嗚呼武宗英主知賢相而任之不能駕馭尚致太專之弊中常之主不知人而任之又不能駕馭為害大矣或曰既称英主賢相何待駕馭而無過咎曰君臣之性皆雄毅則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行事而或不思則喜怒有時而過行事不無不平武宗自未免此累安能察德裕之情德裕與牛僧孺李宗閔輩相怨之久人人所知平上党之際奏逐僧孺輩明恃成功而報怨僧孺雖非大賢嘗位宰輔矣德裕之言有何顯狀至貶之遐裔宗閔已出遠郡刺史亦不因顯過而流竄御史崔元藻按事有異是舉其職乃不復驗而黜之抑公权方以才望為聚才學士無故罷職是一狥德裕之意矣任其才從其謀高其位厚其礼可矣何得一狥其意耶若德裕言人之罪其狀明白固自常從事或不明豈得不狥驗其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若不然當有所制也有所制則德裕無過矣或曰武宗英主能任大臣而不能駕馭中常之君何以盡委任之道駕馭之術荅曰惟至公可矣至公者不以合意悦之而不察其過不以違意怒之而不知其賢人君用大臣乎其心如是則委任之道駕馭之術庶幾矣

宣宗

貶李德裕

論曰李德裕以傑才為武宗經綸夷夏屢成大功振舉法令致朝廷之治誠賢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

為武宗所礼旧怨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賢自不容矣
況德裕性剛少恕不忘怨讎與宗閔輩相排斥凡十
數年略無悛意宗閔固奸人常任宰輔為遠郡刺史
矣復秉成功之際誣其罪而流竄　牛僧孺雖宗閔
党然有一時名望斥之遐裔物議豈平王涯賈餗之
禍本仇士良誣謗中外所知德裕於二人不聞有隙
但怨李訓陷已而忿及涯餗子孫避禍於上党者已
為乱兵所害又為勅書實涯餗之罪言已戮其後嗣布
告中外夫宗閔已遠涯餗子孫已戮尚聲其罪以洩
忿則在朝之人常有不足者得不惧乎不惟不足者
惧凡有勢位於朝非大賢至公之人鮮不畏矣蓋大
賢至公自知才用不在德裕下彼雖大任我亦能施
為或德裕專权不容我之施設仙彼之謀国無失足
矣何須功效出於我哉此所以無畏也如白敏中令
狐綯輩才能望裕德絶遠又固寵保位與至公之心
於德裕雖無隙意然德裕用不便於已故秉久主有
不容之意蓋力陷之也無隙者尚耳常不足者可知
矣

小節

論曰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尚儉

德以恤人隐謹法令以肅臣下恩厚宗室礼重宰相至於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讀大臣奏疏誠好德之君也然知人君之小節而不知其大体懿安太后嫡母也不能盡礼事之反至暴崩為世所駭李德裕有濟時才不能容而逐之令狐綯功德無聞復容子納賄有黍時政至懿宗朝諫臣疏綯之罪曰大中威福又欲行於今日則當時事可知矣其河湟歸順夷夏粗安乃承武用德裕之後威令已盛而然也不然宣宗用敏中輩於時何所經畫哉至寵次子不定儲位裴休奏清乃白若立太子便是閑人此尤昧人君大体也卒至内臣爭立嗣君幾至於乱是宣宗區區為善止於小節耳

懿宗

令狐綯縱賊

論曰令狐綯大臣也當同国休戚天下有患可救則力救之況師淮南一道小寇入境方憂討除未敢為暴部將察其必敗之勢討之甚易不討必致衬乱綯乃曰長淮以南他不為暴聽其過去餘非吾事也豈大臣憂国之意真庸人苟且之見耳尋至大乱屠害十数郡生灵集天下兵討之周歲方平則綯之罪不容誅矣綯為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宗罷待位極將相一日致国患如此其後罪露懿宗
止命罷為太子太保罰典如是何以戒大臣奸庸不
忠之罪宜乎天下之大勢去之也

用韋保衡路巖相

論曰唐自天寶而下巨盜繼起時有忠傑將相救世
定変加以元和會昌英主賢臣功業甚盛故歷年滋
久大勢不衰懿宗居位国中智以下之才復將相不
賢於前世天下日以多事矣兵乱淮徐蛮寇蜀方連
年用兵民力困弊於時人君勤勞政事倚任忠賢尚
可救時之患懿宗乃用韋保衡路巖作相納賄樹私
大紊時政刑殺無辜甚衆大忠臣詠逐之退裔保衡
與巖乘勢陷人恣行貶逐二亮為患中外所憂懿宗
方崇奉佛教泰然自安故国政多僻而時事不理賢
才既逐而忠諫無聞生民困弊德澤不及於天下勢
自是去矣

僖宗

鄭畋罷相

論曰咸通衰乱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国無
遠謀以救世患難雖宰相王鐸崔彥昭有一時名望
亦非雄傑之才不能力正時事及鄭畋當政謀議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切多中事機但同列盧倚所庸不忠與內臣田令孜
相結沮畋之言不克施用夫巢本賊負敗之民非祿
山輩但因飢年驅細民掠財物資朝夕之用再何至
成大乱由朝廷衰微邪臣誣計任高駢宋威輩皆奸
險無節爭功忌能玩寇久权養成賊勢賊勢既盛駢
以重兵居天下之衝反閉壁自固賴畋作帥於岐以
謀破賊振国之威復傳檄諸鎮激以忠義致勤王之
師大集関中賊勢既蹙雁門兵至得以平之況僖宗
避亂之初賊乘勢而西非畋遏其鋭危乱可測乎又
以忠謀致諸鎮勤王之主舉畋雖去鎮不親平賊其

功則由畋也僖宗賞田之功復命輔政雖在衰世亦
秉朝則令攻兗横怒畋公止與奸党誣諸罷之僖宗
孱弱不能主張賢相天下之事因無所制国祚必至
於亡也

李克用討誅全忠

論曰巢賊之平李克用為功臣之首雖麄猛之人朝
廷恩賞至厚夙性豪雄不無感激可一時倚頼矣全
忠出於巢党力屈来降都統王鐸奨過分已受同華
節帥不因立功朝廷又與宣武大鎮克用追賊还過
其地全忠邀之軍府容謀殺害克用既免不舉兵報

怨奏討甚得人臣之体以降賊害功臣是賊心不悛
況師宣武未久兗勢未張本無功名可以贖罪討之
正得事冝若秉克用兵鋒詔近鎮助之破全忠必矣
兗賊既除使克用感恩可以倚賴諸鎮觀之亦未必
敢為相噬之計天下或未至橫流也僖宗懦弱不輔
相庸暗宦官暴橫一無經遠之謀此机便卒致諸鎮
交乱巨盗肆逆三百年事宗社喪於盗手噫

昭宗

朱全忠簒逆

論曰昭宗即位世已乱矣雖尊礼大臣博求賢傑志
欲復興而大臣竭忠者杜讓能一人而已其他無不
與方鎮相結藉大臣為援大臣欲固权位亦結藩鎮
為重孔緯有一時名望尚與朱全忠交通崔昭韋輩
固宜交邠歧矣內外將相不忠天下大勢橫流以至
於此昭宗欲何施為手加之輕信易動ゝ而無謀何
以制服諸鎮賊臣也然賊臣之心亦可以恩信結一
時之可倚者莫如太原太原有平賊大功爵賞已厚
但為全忠所啚蓄怨不解昭宗若加之恩意虜性勁
直感恩必深太原順則河東近輔魏鎮旧師豈有不

順之勢數鎮既順使讓能賢相經營於內復引同心之賢賛助時政宦官暴横者去之奸人害政者逐之朝廷漸治國威可漸振矣奈何不能用讓能之言聽張濬孔緯之計許全忠舉兵致太原拒命太原跋扈賊臣得以脅制朝廷讓能知勢不可為但以死許國可謂大臣矣自是諸鎮交乱車駕不能寧處復留兇逆之人久為輔相與巨盗盡篡逆之計乃亡唐祚哀哉

唐史論斷下巻終

曽南豐所作行狀節文

公博學强記其氣温其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衆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退視其家初未嘗蓄書蓋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所着唐史記七十五篇以謂已之所學治乱得失之說其如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殁有詔求其書

曽南豐經進隆平集節文

孫甫省知翰許州人天聖五年同李究出身八年再舉登進士第杜待在樞密府荐之除秘閣校理累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待講卒年六十贈右

諫議大夫著唐史書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乱若身履其閒聞者釋然

曾南豐寄之翰古詩一首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岂啻重百車伏羲以来可悉数孰若自作何有餘更能議論恣傾倒萬里一瀉崑崙渠誰謂胸中幹太極元氣浩〻隨巻舒昔来諫官对天子何𢨋不欲親芟鋤不容乃獨見磊落出走並海飄長裾孫侯風節何所似雪洗八荒看太虚親如忠眼不顧旧若張禹手所除歸未已絶褒貶筆進用祗調敷倉儲合持詩書白虎論更夔日月金華居萬世深根固社稷百年旧史休田廬識素孤生愛茅屋久将老母求仙砠秋歸願事九江獲夜出未偃安豐漁孔明茍欲性命遂孟子岂病王公陳塵埃未得見此樂太息一付西江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諫議孫公以淵源之學忠讜之論被遇
昭陵遂擢寘諫苑嘗稱唐太史宗規模法制有三代
王者之風故平生多喜言唐事每嘆旧史猥雜不足
以垂戒後世乃倣春秋編年法脩成唐史記七十五
卷其間善悪昭然可為亀鑑者因著論以明之篇目
凡九十有二皆君相之事業臺諫之紀剛綱非徒為
是區〻空言也其史記全書自公殁取留
禁中世所可而見者論斷而已予家藏是本久矣竭
来掌教延平會
朝廷寛鏤書之禁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本朝名士文集有益於學者皆許流傳所出此書與學
録鄭待聘叅考旧史重加審訂鋟本於頖宮以興學
者共爲因念自古賢人君子著書立言盖将以明道
言之所傳道之所以明也是書成於嘉祐之初迄今
百有餘歲而後顯豈其傳若有所待耶乃若公進退
出處之大概見於涑水廬陵南豐東坡四先生之論
述可以表信於世兹不復叙云紹興丁丑十月既望
新安張敦頤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劍州州學
准　轉運衙牒據本學申檢准
紹興令諸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
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聽印行令搜求到孫諫
議唐史論斷九十二首校正了畢欲将本縣學書庫
錢雕行由乞依
條委官詳定當司除已牒南劍州通判王朝奉詳定
外牒本學照會續准
轉運衙牒據詳定官申尋将前件文字逐一詳定实
有益於學者牒本學照會施行今鏤板印行者

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　日

學　録　劉　光

學　録　鄭　待聘

學　正　鍾　世英

校勘官左奉議郎充南劍州〻學教授張敦頤

詳定官左朝奉郎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王筠

左朝散郎添差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李事王以詠

右朝奉郎知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許　興古

司馬温公題跋

孫公昔着此書甚自重惜常别緘其槖於筒必盥手然後啓之謂家人曰萬有一水火兵刃之患他財貨盡棄之此筒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間則贈損改易未嘗去手

朝廷未嘗之留禁中不出今没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此書散逸不傳於人故録以授子光昔文公有是書固顧見而未之得〻之驚喜曰子貺我兼金不如領無以為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日或廣布於天下使公之德業煒燁於千古庶幾亦足以少振乎

歐陽文忠所作墓誌節文

公博學强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見故學者以為恱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着唐史記七十五卷議論宏贍書未及成卒於家公既卒詔取其書藏秘府

蘇東坡答李方叔書節文

録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為人主論褚遂良不讃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廵之敗緑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莫發晤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為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如此雖無歐陽公文可也而況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已陋乎

準嘗見此書於周南仲家乃蜀本也後編求之而未得至此見友人劉和甫有此書欲求得之乃云此書旧録鋟板於其家塾因欝攸之变不復存矣慨嘆久之校正其本鋟板於東陽倅廳之凄檜堂以廣其傳端平乙未

郡丞黄 準 命工鋟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 O 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